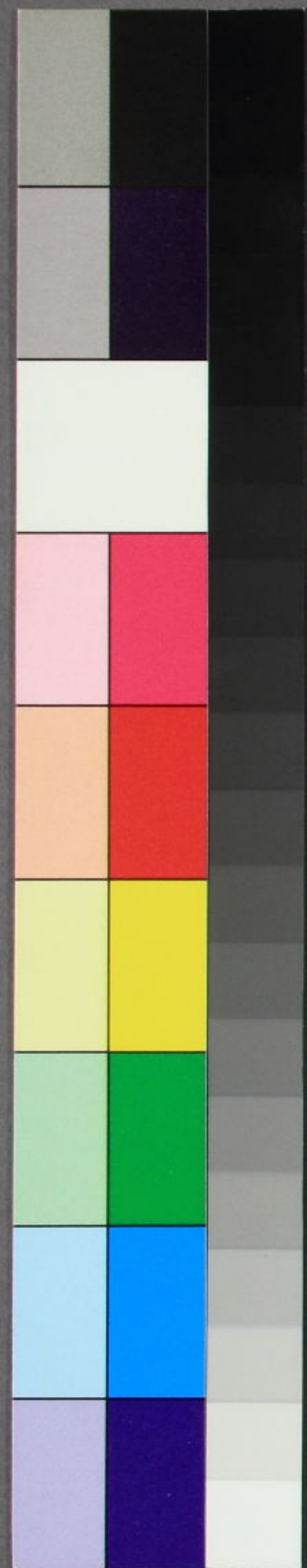


關聖帝君寶訓像註

集貞

ハ 6  
2478  
4





門八  
號 2478  
4-4

關帝實訓像註卷四目錄



損人利己肥家潤身

單有益 刻算致富

江南翁 神罰刻薄

余英 損人自損

恨天怨地呵風罵雨

楊大同 恨天被譴

李尚仁 怨天現報

謗聖毀賢滅像欺神

貧生 毀賢被罰

王著 侮神顯報

宰殺牛犬

景世庠 殺牛滅壽

趙一鳳 食犬眇目

穢溺字紙



金 甌 惜字獲報 馬回子妻 汚字雷擊

朱寧約 棄字減壽

恃勢辱善

盧多遜 害人自害 閻 宏 豪惡訪犯

倚富壓貧

史百代 怪吝被火 盛 某 冤家為子

離人骨肉間人兄弟

李中規 禱悔離間 米信夫 冤冤相報

劉君良妻 得破家賊 魏鍾妻 代夫謝過

不信正道姦盜邪淫

孫 某 誤信邪說

好尚奢詐不重勤儉

吳良佐 鬼警奢侈 陳克慎 養兒暴殄

輕棄五穀

農 民 天罰輕穀 張儀方 輕粟獲譴

不報有恩

王之異 眾罵負恩

瞞心昧己大斗小秤

南貨店 燒燬假秤

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託說昇天斂物行淫

白蓮教 邪教誣民

明瞞暗騙橫言曲語



郝三善 慣騙遭掠 蔡翁 負債犬報

白口咒詛背地謀害

馬清 害人損目

不存天理不順人心

趙仲 喪心自害

不信報應引人為惡

顏友程 報應不爽 楊詢 成人之惡

不修片善行諸惡事

李有容 行惡變犬 董思正 惡行酒魔

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蠶殺身亡家男

盜女淫

施廣 不仁遭劫 趙光 妖邪惡報

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察

何應元 貴子不終 沈元直 淫報其子

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

郭承恩 善惡分報 徐爵 作惡伏法

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

徐踐義 刊施寶訓

戲侮吾言斬首分形若能持誦凶消聚慶

蔡貴 侮神殺身 錢盈 帝訓避邪

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

王開祚 神麻得子 蕭震 陰德增壽



吳子芳 施濟書香

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

東翁 敬神自警 張廷琛 福善妙用

吾本無私惟佑善人眾善奉行毋怠厥志

于保 關聖勾免 李準 帝佑得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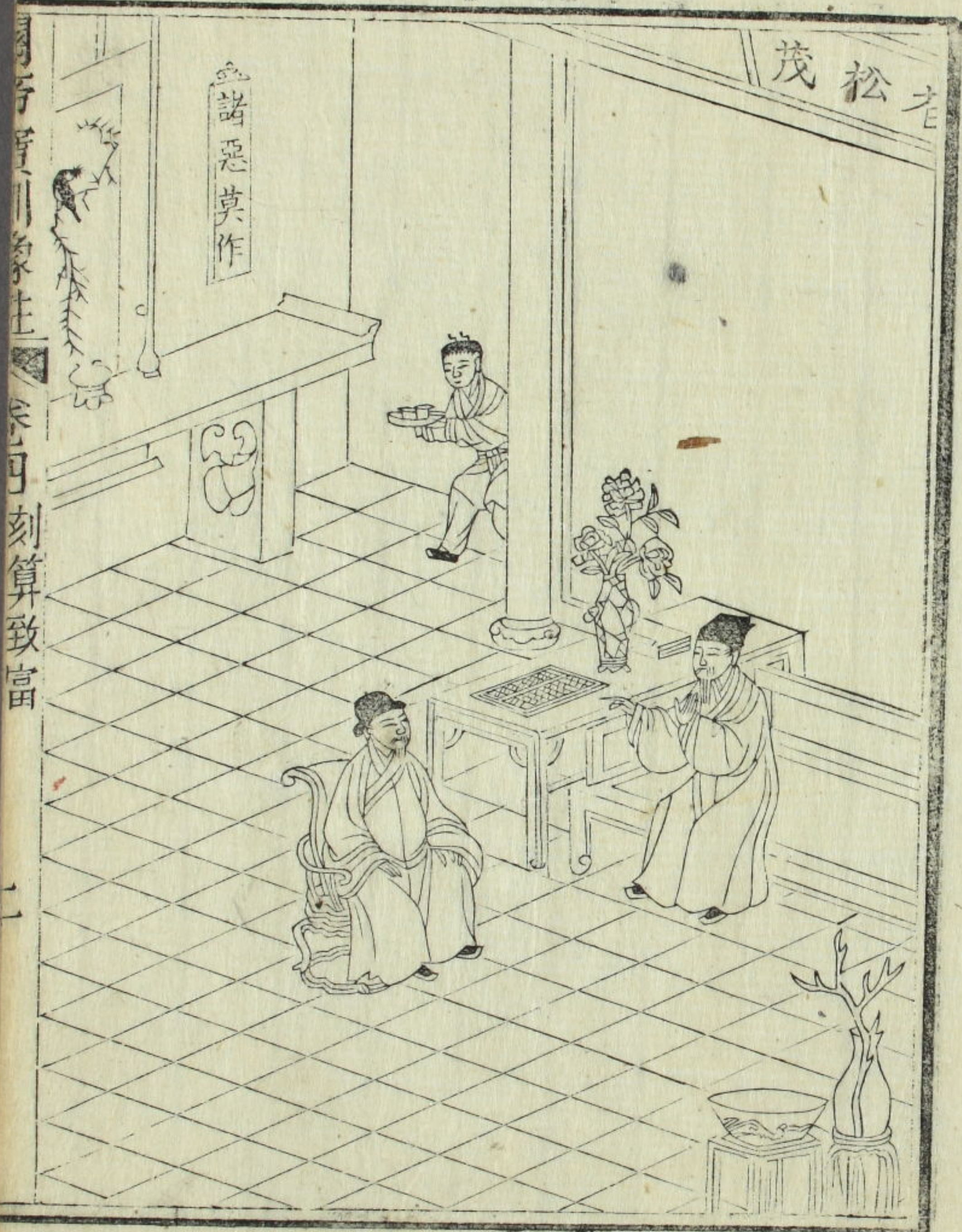


誑

損人利己肥家潤身

增論人何堪損哉。損人且不可。况因之以利己乎。蓋已護家人亦各護其家也。已顧身人亦各顧其身也。此情此理。惟君子知之。若小人者。慣愛便宜。不管人吃虧。視人之物。匪之以為己物。視人之財。騙之以為己財。謂非損在人而利在己歟。由此而家漸豐。則肥矣。由此而身漸腴。則潤矣。獨不思己之家。應肥而人之家。應瘦乎。己之身。應潤而人之身。應槁乎。若此心術。旁觀者皆厭他。避他。吾則曰。你莫學他。受害者皆怨他。恨他。吾則曰。你且看他。





卷之三



單有益宛平人。重利放債。算析秋毫。人號曰單算盤。與之交者無不吃虧。見人家一器一物。亦用計騙來。因而家漸豐。起蓋房廊。陳設玩好。居然豪富矣。其母舅誡之曰。爾剝眾小財。為一大財。削眾小家。成一家。恐干天怒。以總算扣爾。零算以惡算。罰爾刻算也。未幾遭天火。家業蕩然。無立錐之地。



關帝寶訓象注



明陳智錫云。江南一翁。富甲郡縣。刻薄殊甚。其館師讀書。至夜分。聞屋上有神語。一云。某謀利甚刻。當焚其居。一云。太輕。一云。當絕其嗣。一云。太重。一云。然則與彼。一凌霄罷。師異而筆記之。默藏於樑上。是年富翁從揚州娶一妓。號凌霄。百般耗費。生子不肖。傾蕩無存。後拆卸屋樑。見師所記神語。衆人知之。莫不歎息。





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墊船底。以已物置其上。開船忽大風，船幾沉。舟人急請減載，倉皇信手拋去。及風定，檢視之，則所棄皆英物。士衡手自封識者，一無所失。

恨天怨地呵風罵雨

增論世間妄人最多。其心放而不收，其行肆而不謹。其言狂悖而無倫，對人有然，卽對神亦未始不然也。如天地有憾也，敬以答之而已。彼則不勝其憤焉。風雨失調也，靜以聽之而已。彼則不勝其怒焉。憤之甚，則恨與怨集也。怒之甚，則罵與呵起也。果癡歟，痴歟，病且醉歟，不過一時性暴自貽伊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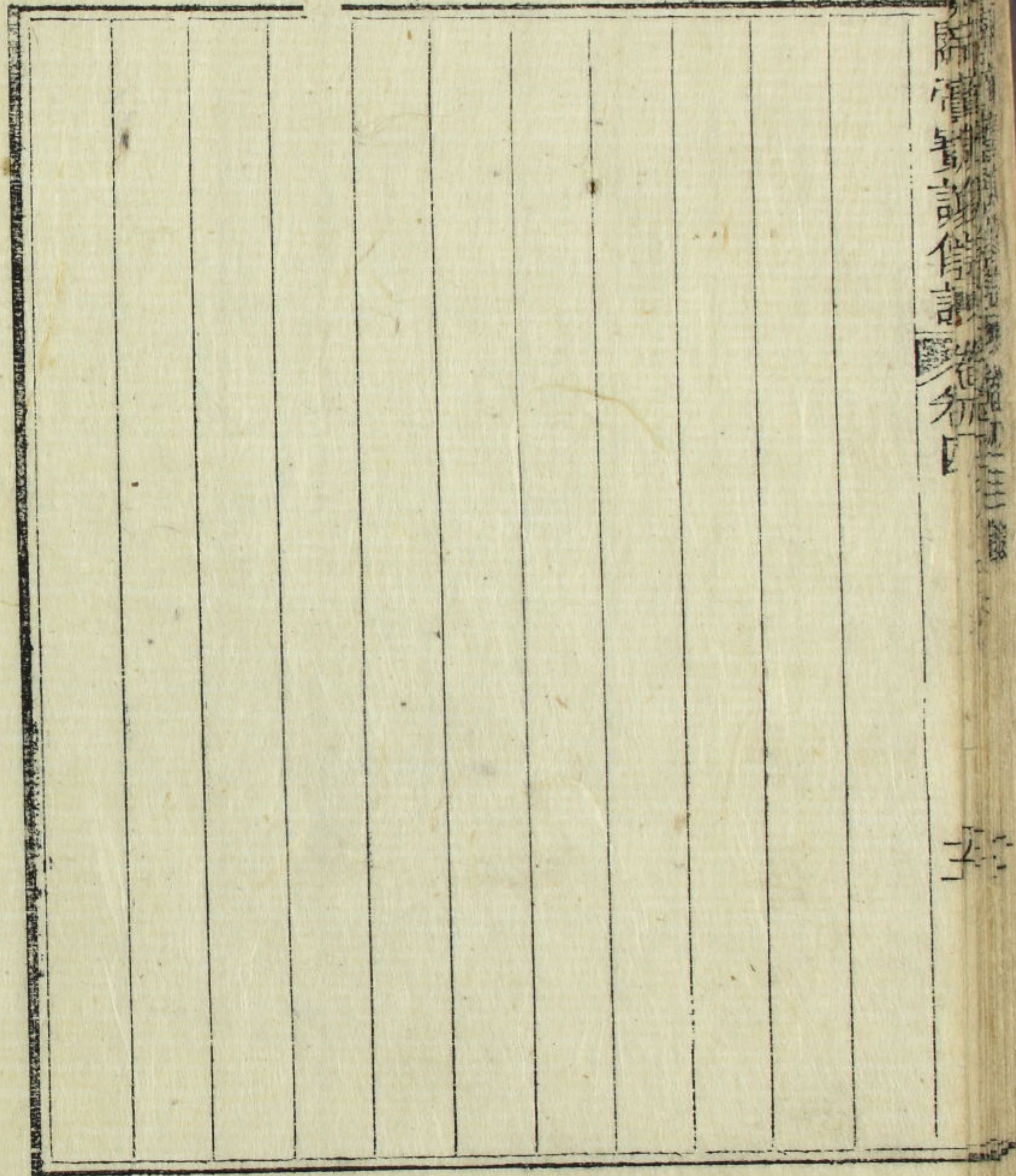




關帝廟川象主

奈何恨天被遣

六



關帝廟川象主

六



荆門楊大同平生飲博淫蕩。貲產費盡。窮苦無聊。嘗指斥上天不公。一夕遇一少年云。有一好境。但隨我去。不患不富。隨至一宅。少年忽不見。欲出無路。聞數人大叫捕賊。將大同捉毆。乃知是半夜入人家矣。旦送官。不能分理。遂受杖。不數日而死。不知少年是何神。





李尚仁定州人。因商販回家。宿旅店中。陰雨六七日。仁不能起程。向空高聲曰。這眼淚流到幾時。等到眼淚流乾。我的盤費罄盡了。店主人曰。天雨是常事。何苦造此口業。次日天晴。仁騎驢過橋。泥滑驟驚。將仁左足跌折。竟成一跛人。

謗聖毀賢滅像欺神

增論惟聖與賢。誰敢侮之而弗敬耶。惟神與像。孰敢慢之而弗禮耶。然敬者其常。而侮者其變也。禮者固多。而慢者或有也。不敢謂世竟無此人也。蓋其人甘自居於下流。則藐忽聖賢。肆口而謗毀者有之。或其人謬自詡為正直。每輕蔑神像。放膽而欺滅者有之。此等形景。令人聞之氣憤。見之色變。亦不屑與之辨是非也。祇目為衣冠中之畜類而已。





設賢被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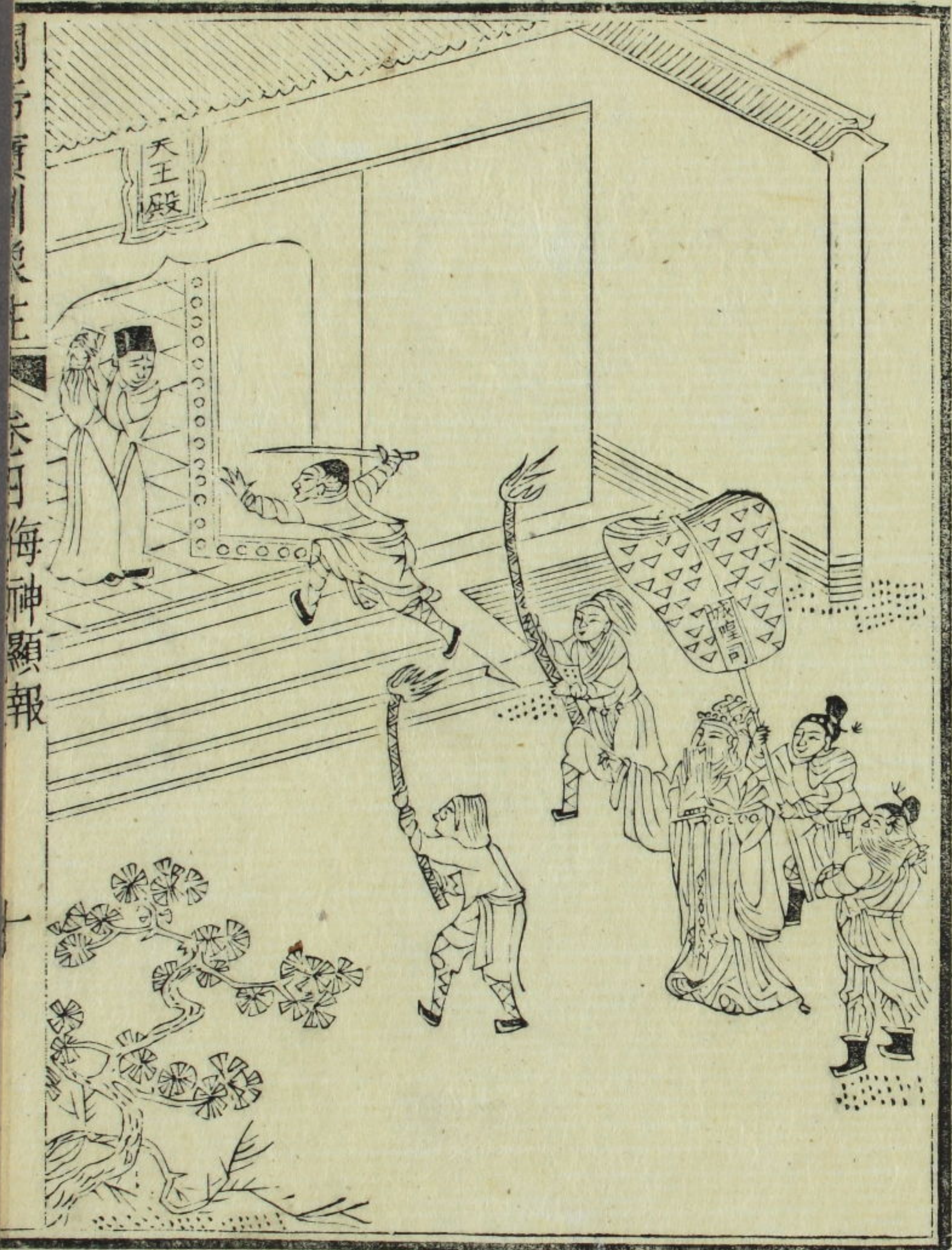
國帝寶言傳言

卷四

六



明嘉靖年間保定郡守朔日文廟行香有貧生向守求賑  
 守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貧乃士之常貴能安耳生  
 曰顏子有附郭田可耕何至如此窮信其果貧可笑之極  
 守怒其侮慢聖賢令教官責之叱去後歲考此生將頭題  
 遺落未寫宗師批卷面云首題遺落可笑之極遂除名



神顯報



明萬歷初年。西華人王著應里役。與納戶爭逋欠。誓於城隍廟。惡語侮神。夜宿揚善寺天王殿內。忽聞門外喝道聲。起視之。見一官朱衣幘頭。立火炬下。擁衛甚衆。令一隸操刀向著著持几上墨硯擲之。竟被隸刺口頰流血。寺僧驚起。不見一人。方知是城隍神也。次早著赴城隍殿。囚服謝罪。視廟中神儼如昨夜所見。而右侍則操刀隸也。身有墨跡焉。逾月口頰瘡始平。刀痕宛然。

宰殺牛犬

增論凡物命俱不可殺。况牛犬耶。牛代人耕地。物之犬有功者。犬爲主守家物。之最有益者。乃人竟操刀而殺之。狠歟。不狠歟。或買肉而食之。該歟。不該歟。若輩之忍心至此。殊不能令人解矣。彼殺之者。每謬語曰。養牛原爲服力。何云有功也。畜犬原爲守夜。何云有義也。殺之無礙也。彼食之者。又飾語曰。牛卽有功。非因我而橫死也。犬卽有義。非因我而冤斃也。食之無傷也。甚至明知爲非。而取其價賤。謂其性補。未免強執爲是矣。卽或有人勸阻。而不平之狀不服之言。未免與人爲難矣。所謂甘令神明惡之。而並不一悔者也。悲夫。



呂祖戒牛歌

君不見牛耕土。曳步前奔用力努。又不見日當午。血汗  
通身涎沫吐。世間畜類多。無如他報主。可恨貪財農。心  
狠如狼虎。見他筋力衰。賣與人烹煮。割下頭。剖開肚。血  
塗鐘皮。鞞鼓骨。銜簪肉。作脯當日耕田難。上難。今日粉  
身苦不苦。冤魂泣訴閻羅王。閻羅悲憫不能語。但說宰  
牛夫。受罪在地府。或丟劍樹叢。或擲刀山塢。或灌滾銅  
汁。或烙紅鐵柱。永劫不翻身。翻身世變汝。又有食牛人。  
不由人勸阻。勸之起爭端。阻之笑迂腐。怕說牛有功。強  
說牛能補。一任罪通天。不知何肺腑。豈知一食牛。立刻  
干神怒。縱有好心腸。此條登惡簿。應註禍來侵。暗折福

無數。貧天遠兒孫。甚至滅門戶。吁嗟乎。牛代人耕。誰不  
覩殺而食之。喪心伍。我今降乩普告人。戒此方堪對佛  
社。

北斗神君戒食犬文

犬。一團靈性。守家而戀主者也。人何苦食之耶。邈其守  
家勤勤。晨起看門。生人內闖。直撲直吞。反人外伺。隨喊  
隨跟。不懈心於白日。尤著意於黃昏。逮夫夜靜。人睡。鼠  
竊作祟。犬吠一聲。隱隱閃退。又或強賊夥至。各持兵器。  
犬吠連聲。忙忙逃避。至若冬夜。慄慄風雪。密密凍餓。待  
僵寒戰。喘息猶復。聞響強呼。見影掙起。俾主人覺之。而  
少停叱之。而後止。是犬之有功。顯然其可紀。而且憺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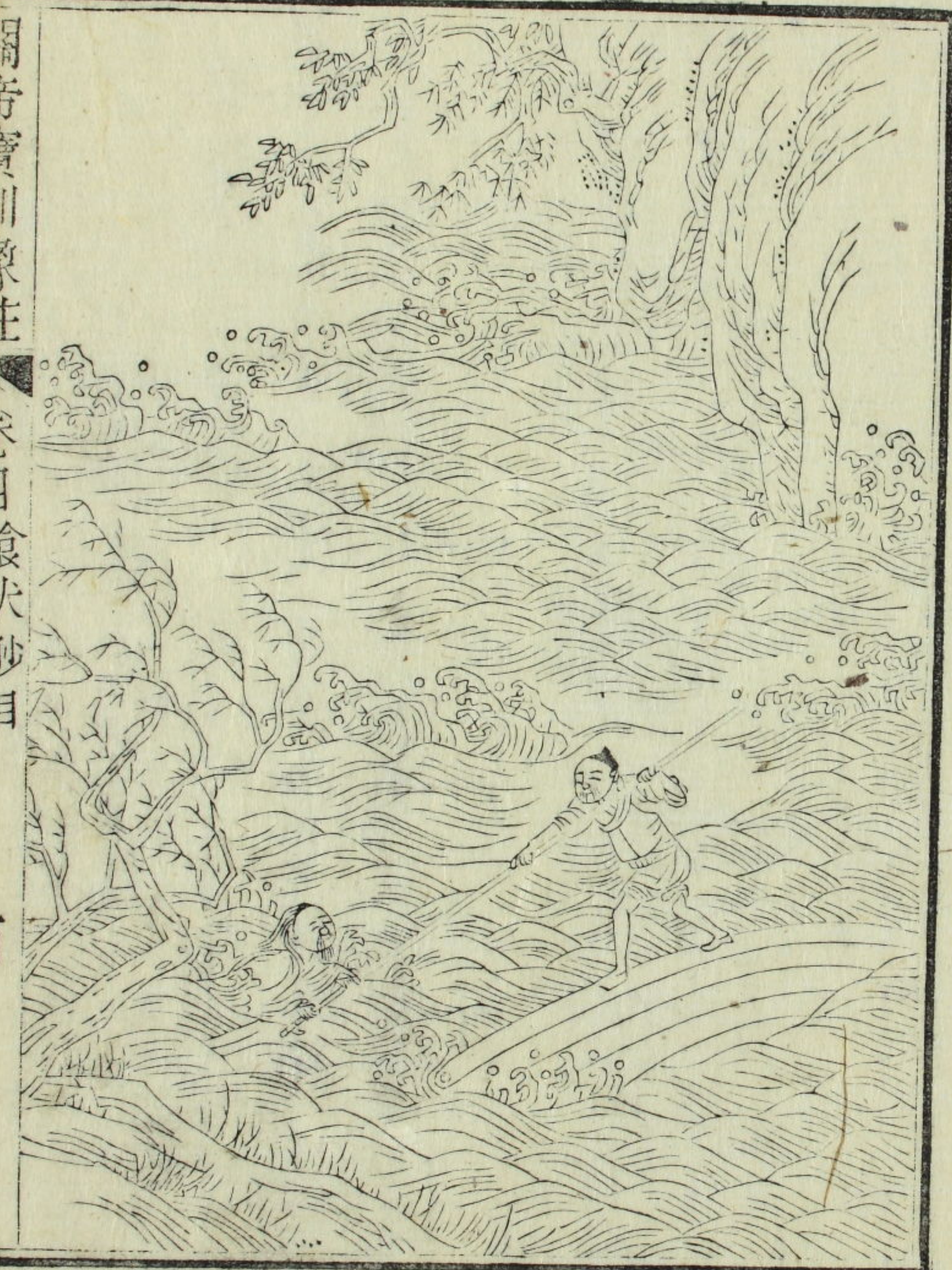
戀主感入肺腑。久客外歸。歡跳如舞。主貧而彼不厭。主亡而彼不散。主逐之而彼不離。主餓之而彼不憾。甚至賣與遠方。半載悠長。彼仍乘機宵遁。找路來。夾間或舊主不納。狠心趕打。彼仍回頭乞憐。搖尾弗捨。祇欲冀主之留。並忘其主之愆。但思報主之恩。寧甘任主之殺。是犬之有義。確乎其不可拔。人何忍食之。耶。道家云。犬肉登庖。竈君懷憤。奏天曹。釋家云。犬肉不戒。諸佛聞知。皆見怪。人何敢食之。耶。其食之者。不念功也。不重義也。神弗欽也。佛弗識也。雖有善者。諷之則見疎。阻之則生忌。亦畏禍而口閉矣。吾願世之人。去爾恣情。消爾戾志。甚勿再食此味。而甘為上天之所忌。



圖子實川原主 卷四 殺牛減壽



里正景世庠魂至陰司。主者怒曰。汝本應福壽。坐殺牛三百。且好食犬。今當貧夭矣。庠曰。食犬有之。牛實未嘗殺。主者曰。汝為里正。里中殺牛而汝不禁。與汝殺何異。姑放還警世。越一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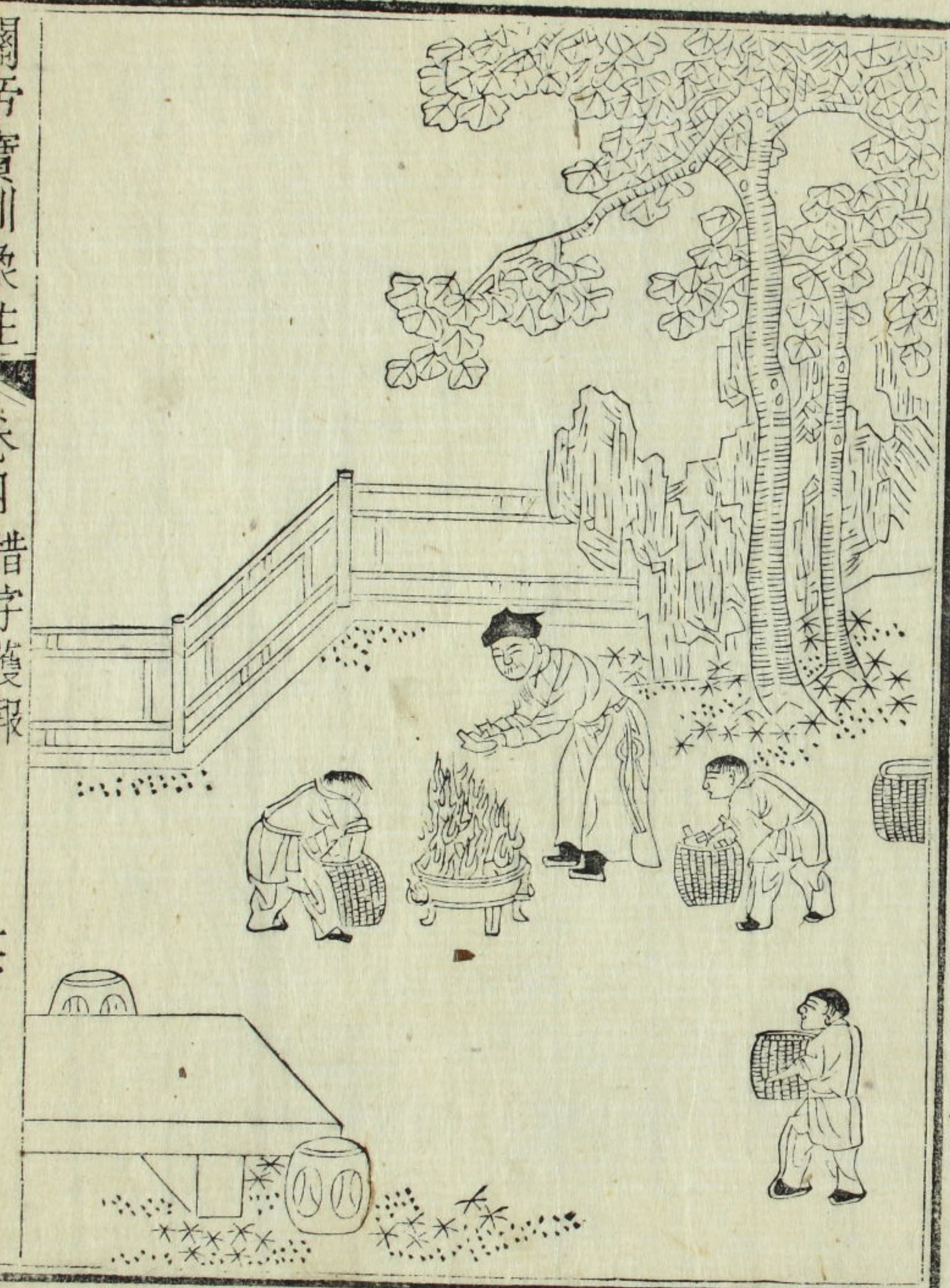


明趙一鳳汾州府人。好談報應。明知牛不可食。但不能自禁。遊至廣東。俗尚食犬。鳳亦食之。同時過江僱船。船戶問曰。客是趙一鳳否。鳳驚曰。然。何以知我名。船戶曰。昨初更沙灘有二鬼坐敘。一曰。明午有趙一鳳過。其人亦知爲善。但不戒食牛。近又食犬。神令覆其舟。一曰。竟溺死乎。答曰。文內未有溺死字。但云沉其貲。姑眇之。我不敢渡。爾也。鳳大恐。另覓船渡。將抵岸。忽風浪作。船翻水中。船戶用篙救搭。誤傷眼。物漂去。僅存其命。回家誓不食牛。犬然竟眇一目。

### 穢溺字紙

增論昔蒼頡作字。而鬼夜泣。以其洩造化之秘也。字誠重矣哉。後之聖人。著書立說。垂教萬世。非字無以廣其傳。沿至今。三教流通。胥賴乎字。字又烏可棄之耶。而世不知愛惜。不加欽敬。以致委於道路。穢者有之。溺者有之。任人作踐。良可歎矣。深可憐矣。嗟嗟。以聖人之字。而視如糞土。是藐聖人也。猶以爲無心之小過。不亦謬哉。







國朝金甌誠心敬惜字紙。凡遇遺棄字迹，必拾之。有染污穢者，則滌之。焚灰投於河。如有年一夕夢文昌帝君召甌至殿前，傳命賜以功名次。日適有友邀甌赴童子試，始閱書，便自能解悟。遂入泮，後倍加敬惜。刊施惜字紙，文逢人勸化如是。又二十年，甌子相年十六，為諸生。二十一歲發雍正丙午科解元，聯捷進士入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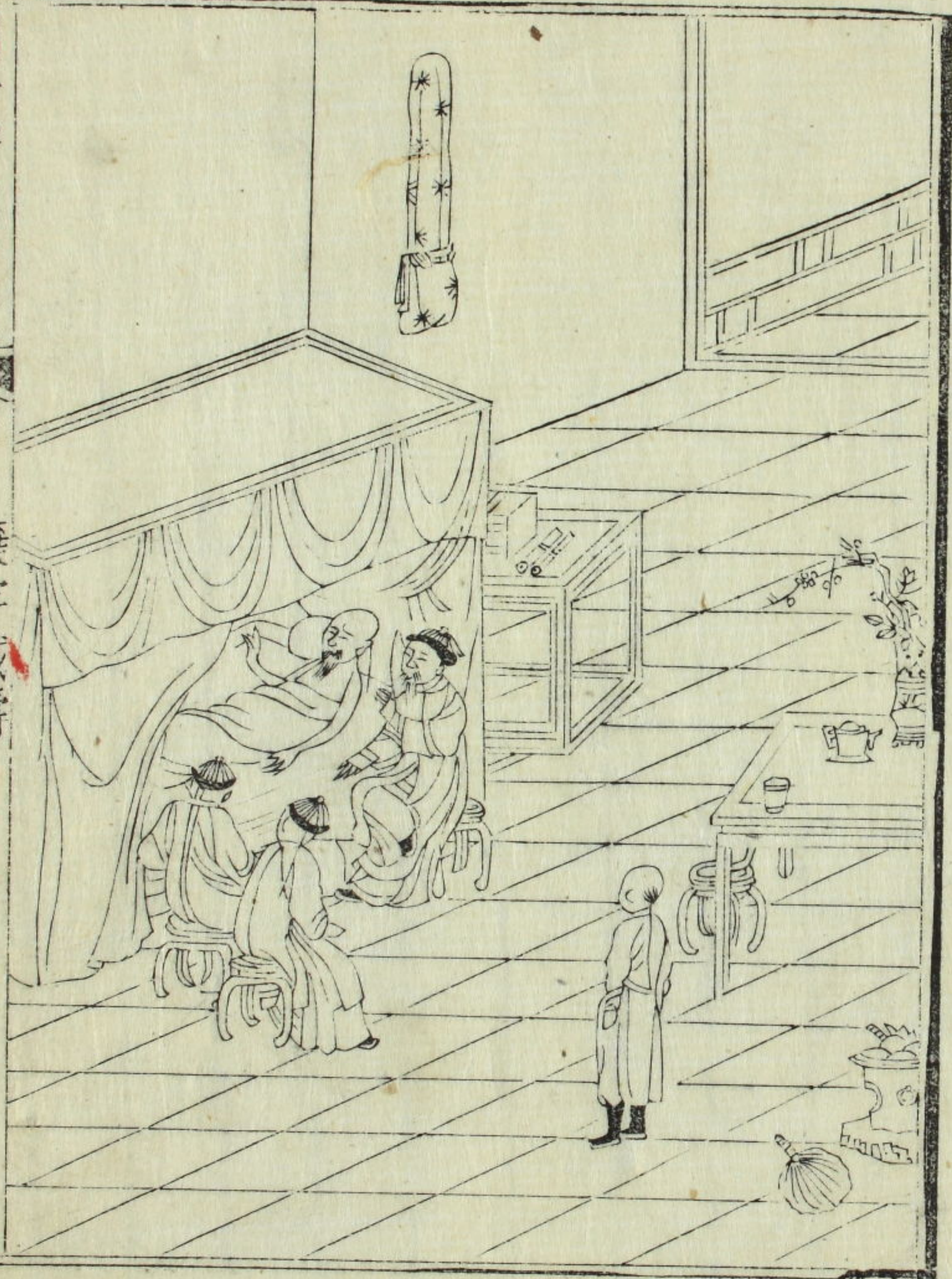
關帝實訓像注

卷四 汚字雷擊

七



陽明實錄卷四  
康熙壬寅金陵馬回子妻被雷震死有手製新履幾雙碎  
裂於前其中字紙片斷糜析蓋此婦夙昔恒以字紙襯鞋  
底故坐是譴也



陽明實錄卷四

棄字減壽

末



槎浮朱寧約字士豐留意八法。銳進未艾。康熙乙丑二月。以微疾卒。其友羣集哭之。忽甦云。吾壽該四十二。以平日勤於學字。隨意焚燒。散其灰。不珍惜。陰司錄為過。減去五年。故今三十七。卽終也。幸諸君識此事。勿輕忽字紙灰。言訖仍逝。

### 恃勢辱善

增論。凡人有得為之資。居得為之地。則名之曰勢。勢焰如火。而易熄也。勢大如山。而易頽也。人值此地。第一為人造福。則善用乎勢者。次之。而遇人以禮。亦善忘乎勢者。乃小人有勢。遂得意自滿。倚勢凌人。意曰。人當畏我也。當媚我也。而善者則安分守拙。斷然不肯趨勢。難乎免為所惡矣。惡心生。則窘辱備至矣。不知善者能吃虧。能忍氣。總不屑與之較。亦祇增恃勢者之罪業而已。究與善者何害耶。







盧多遜流崖州至貶所食於道傍有旅嫗能言京邑舊事  
遜問之嫗蹙然曰我本京中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多  
遜作相令枉道為某事不從懷怨中以法盡室竄南荒骨  
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恃權怙勢辱害善良  
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夫恃  
勢害人終亦自害有勢者曷勿思耶



關帝賣川象主

卷四 豪惡訪犯



明閻宏山西人財數十萬每巡撫至必費貲交接府縣皆與款洽勢焰薰天邑中良善之人畏之如虎霸買人房田不允則嫁禍害之武斷人詞訟不服則仗威制之鄉人號曰惡閻王一士子投詩刺之曰閻王本善誰云惡此號加君君不樂何弗捫心細細思鄉情公論原非刻後為按院訪拿處死家財為族人爭奪罄盡妻子窮不能度日

倚富壓貧

予

予

增論衆人皆貧我獨富謂非天所予耶然天予人以富恒不欲人自享其富亦覘其待貧人為何如耳而有善處富者每退然自抑曰天待我以厚我何忍待貧以薄歟况水火盜賊官詞疾病何一不可奪吾富者而必斤斤焉刻待貧人歟因而敬貧讓貧不惜頻為周旋扶貧幫貧不吝多為提攜則富而能散天必相此吉人矣若不善處富者自奉則窮奢極欲待人則驕傲橫恣凡遇貧人慢之厭之疎而遠之絲毫不肯資助固無論矣若一拂其欲則曰以我之財何求不得何物貧者敢違我之欲乎於是仗其財而謀奪之而貧人之受其侵暴幾



含冤而莫訴矣。或一櫻其怒。則曰。以我之財。何怨不報。何物貧者敢激我之怒乎。於是恃其財而凌虐之。而貧人之受其挫辱。幾垂死而莫救矣。噫。壓貧如此。而天道其容乎哉。是自求禍也。不報於其身。必報於其子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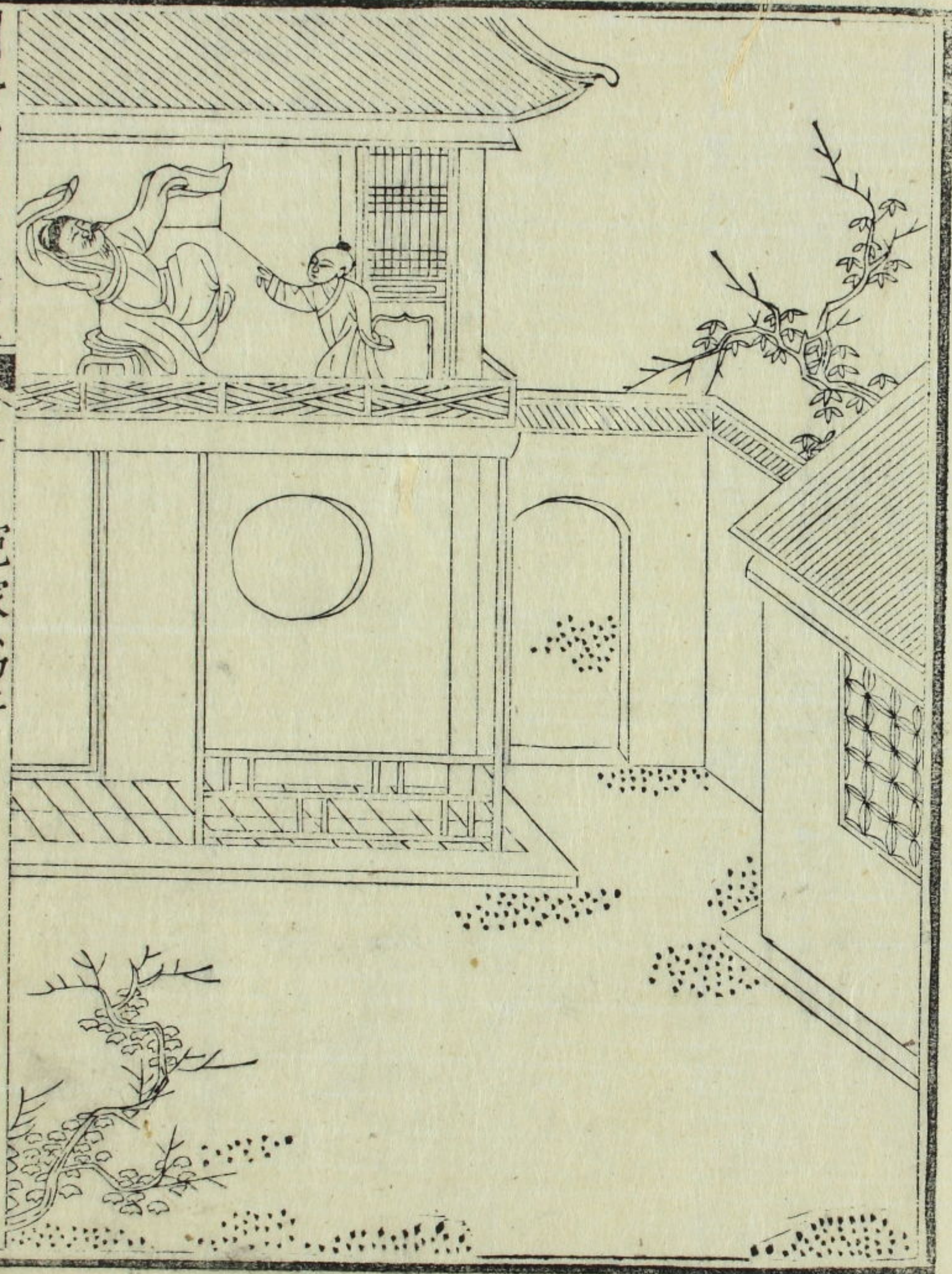


關帝聖訓傳記

卷四 慳吝被火



明史百代大興人開金鋪典鋪珠寶鋪貲本十餘萬祇自  
享用貧人來借吝不輕與嘗曰貧人都要騙我若與之便  
以我為歎矣有高僧勸之曰老施主太緊守了須看破些  
先幫骨肉後濟友朋再有餘量力施與僧輩不然恐有天  
殃也代變色曰殃何時至耶僧答曰不定本身與妻室不  
定兒女與孫曹不定此生與來世不定今晚與明朝到那  
時悔無及矣代不聽未數月代晨起見房上坐一紅臉人  
須臾火起代僅逃出而一妻二子俱燒死屋中竟絕嗣



關帝廟川象主

余曰冤家為子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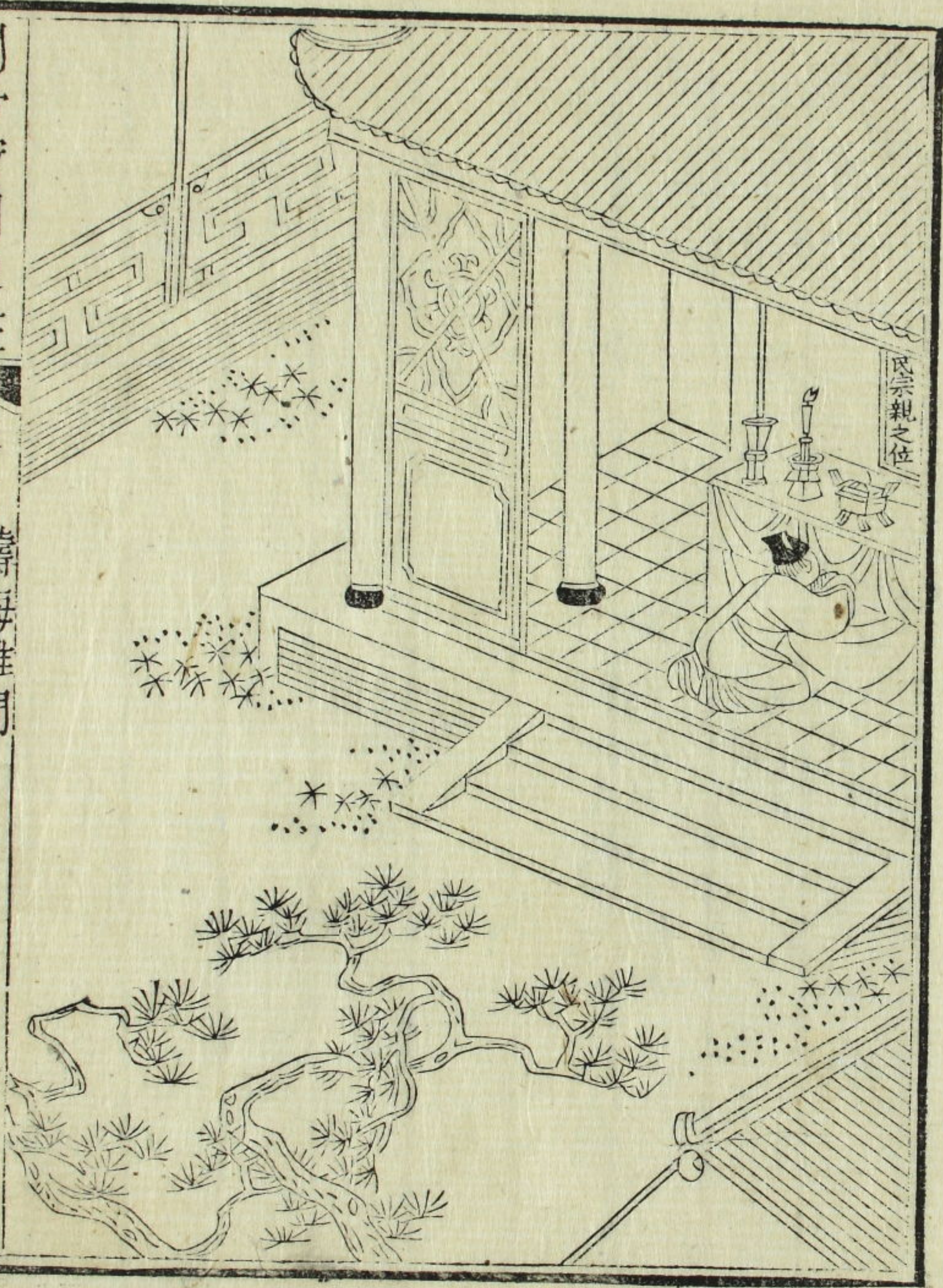
湖廣盛某素險惡人號黑心簿家頗殷實思造堂樓五間  
苦地窄狹欲買鄰人張姓地基湊之張不允盛遂密令大  
盜誣扳張姓張事急其母與妻售地營脫盛乃買其地而  
張竟以氣憤死於獄盛樓成生子六歲尚不能言一日坐  
樓中其子上樓盛指之曰吾爲子孫計故爾設謀今如此  
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聲曰爾以無辜殺人奪人之居尚望  
子孫耶盛大驚望後一倒而死其子蕩盡家業亦死

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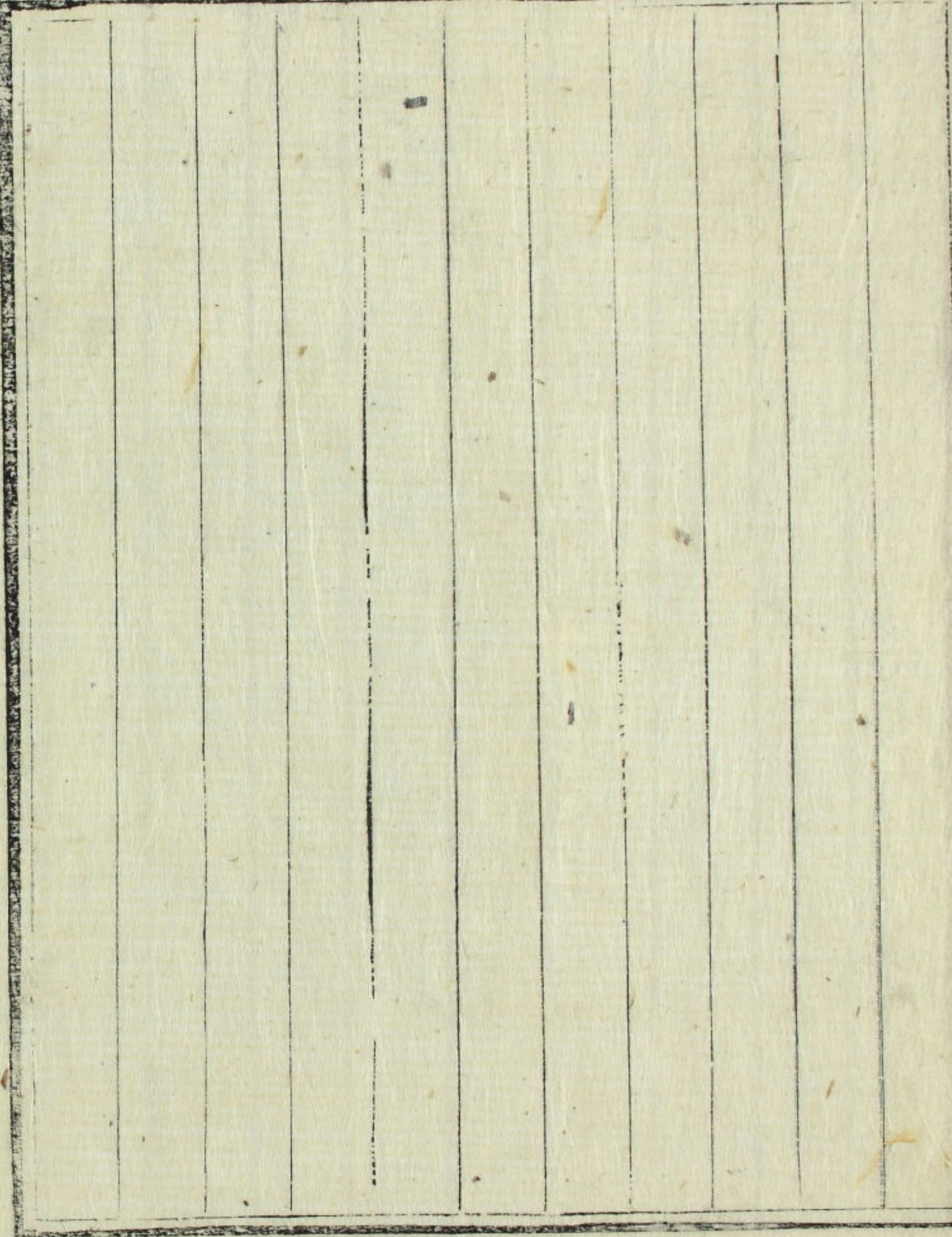
離人骨肉間八兄弟

增論誰無骨肉肌膚之相關者也誰無兄弟手足之相  
倚者也匪惟朋友莫及卽親戚亦莫之能比傍人何得  
而離之間之耶離之者聞伊骨肉有怨則捏詞以激其  
怒怒則離矣間之者乘伊兄弟有嫌則造言以啟其疑  
疑則間矣迨一經離間之後令人骨肉如水火兄弟如  
寇讐於人則損於己何益口業之大無有踰於此者





關帝實川象注





李中規保定府庠生年四十無子心憂之既而生兒洗三日賀客多人老娘出言無冀門請醫治無法五日死乃禱於家廟曰規有何罪受此罰耶是夕夢其祖告曰汝別無大過但館於某家造謊言致其骨肉不和又代為寫狀令其兄弟結訟數年產業花盡故有此報也規愧悔思改後凡遇人骨肉紛爭兄弟起訟者多方勸解之遂生一子





米信夫浙西人柔狡譁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爭產。信夫唆其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從中取利。致其兄弟皆破家。抑鬱而死。信夫由是富者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大獄。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前。爭產之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邑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前。爭產之兄。亦抑令招承。信夫與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



米信夫得被家賊



唐劉君良瀛洲人。四世一庖族。兄弟猶同產。門內斗粟尺  
 帛無所私。大業末。歲饑甚。妻勸異居。不聽。乃潛易置庭樹  
 烏雞。令鬪。且悲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  
 於人耶。君良亦怪之。遂與兄弟析處。後月餘。妻中夜偶言  
 同居勞。脫非我。安得自便如此。問之。具吐實。君良即牽其  
 髮起。大呼曰。今得破家賊矣。斥其妻出。召兄弟更復完聚。  
 徐尚公曰。劉妻安得自便一語。天下喜分析而不喜同爨  
 之病根。惟在於此。欲快遂其嗜慾。天理自難保全矣。



關帝實訓像註

卷四 行石多身

三



關帝贊誦像註卷四  
魏鍾偶失愛於其兄妻王氏聞之治具延兄為謝過命二  
兒侍食兄鏞曰吾聞兄弟之好以婦人敗未聞以婦人全  
也吾弟婦其賢矣哉一日鍾賺其表兄弟之子妻曰君母  
族惟一息耳奈何不能寬容鍾矍然稱善後孫校成進士  
為理學名臣

不信正道姦盜邪淫

增論道盈於天地之間亦曰正而已矣人能遵依正道  
信心安命寧拘謹而守拙無妄希而倖獲親族里黨或  
有笑其迂者然而不失為正也若夫狂悖之徒乃以正  
道為不足信恣意肆行貪貨財溺聲色以致入於姦盜  
而不知羞流於邪淫而不知返心術大壞人品全虧顯  
踏王章陰受冥譴而究其原皆不信正道之為害也意  
正道顧可不信乎哉

虧





關帝實川象注  
卷四 悞信邪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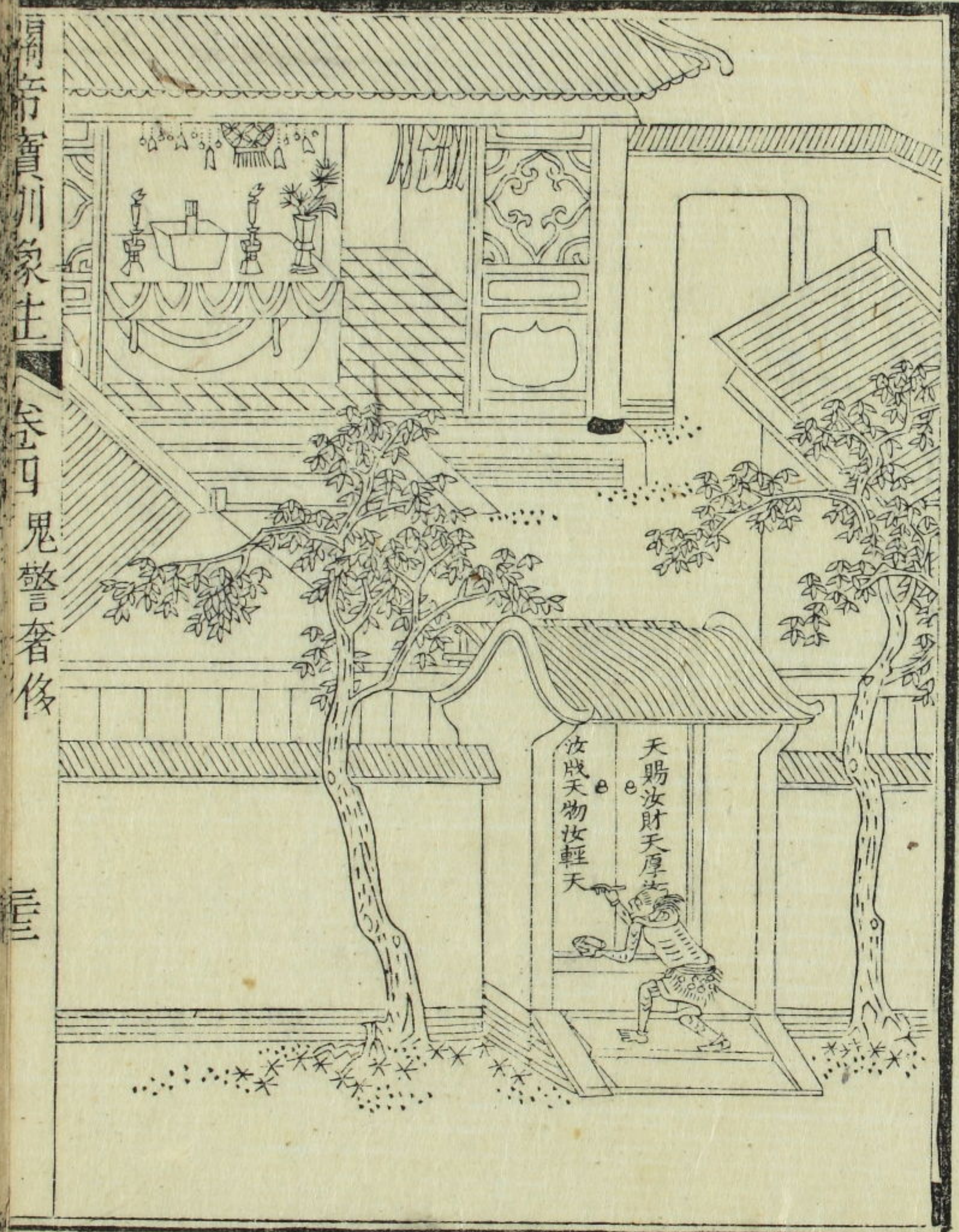


明萬歷庚戌年間池州府人孫某者自言得異人傳授能  
役鬼神立致食物未見其人先知胸臆未爲其事先決吉  
凶縉紳權要結納投刺者紛紛無何事敗貪淫之狀百出  
而二三大貴人以此頓損名望俱慚愧無顏見人不信正  
道之害如此

### 好尚奢詐不重勤儉

增論奢者張侈之謂如食必求美服必求華一切用度  
罔不妄費是也詐者詭譎之謂如言皆虛誣行皆欺僞  
處已待人罔有真實是也夫物力艱難不可忽也人而  
好奢則暴殄天物將必有餓殍之報矣天理至誠不可  
欺也人而好詐則良心泯滅將必有困窮之道矣好尚  
既乖習慣成性雖有善者從而勸之曰與其奢詐而獲  
譴何如勤儉以基福乎勤則百事不至於廢弛儉則家  
業不至於虛耗可大可久較之奢詐之可立俟其敗者  
果孰愈耶而無如彼之所重全不在此勸之竟何益乎  
迨其後奢侈盡而福祿損巧詐多而鬼神忌禍患來臨





關帝寶訓象主

卷四

鬼警奢侈

三

關帝寶訓象主

卷四

悔無及矣

三



縣

明吳良佐大興<sup>切</sup>人家大富。號吳萬錠。日尚奢侈。以雞鴨  
為不足適口。以綾絹為不堪著體。設酒待客。暴殄非常。娶  
婦嫁女。奢華無比。而親友探望。則先訴苦狀。以免其借貸。  
元旦日。有鬼寫對聯於門上云。天賜汝財。天厚汝。汝戕天  
物。汝輕天。佐令家人刷去。仍不改。後遭寇劫。二次。家財頓  
減。尋死。有一子名馨哥。長大視銀錢如糞土。任意嫖賭。不  
十年。家徒四壁。裸背行乞。



關帝實川象主

卷四 養兒暴殄

三



明陳克慎吉安府人。晚年生一子。過於鍾愛。至二十歲而亡。慎哭兒痛甚。因詆府城隍曰。吾兒有何罪。而促其壽耶。神其無靈矣。夜夢城隍拘至殿前。責曰。汝兒生時。母有乳。乃兩僮乳婦。致彼各棄其子。况小兒原不知擇衣食。汝必剪新紬帛與衣。任其污穢。戕生物命。與食任其拋擲。緣此折盡福壽。皆汝自殺之也。尚敢詆侮神明耶。慎辨曰。富貴人愛兒如此者多。何獨罰我城隍曰。若曹那個不暗中受罰。但福有大小。罰有輕重。人昧於不知耳。慎服罪叩謝而出。醒後遍勸里人曰。凡養小兒。不宜令其暴殄。作孽。吾已身受此罰矣。

### 輕棄五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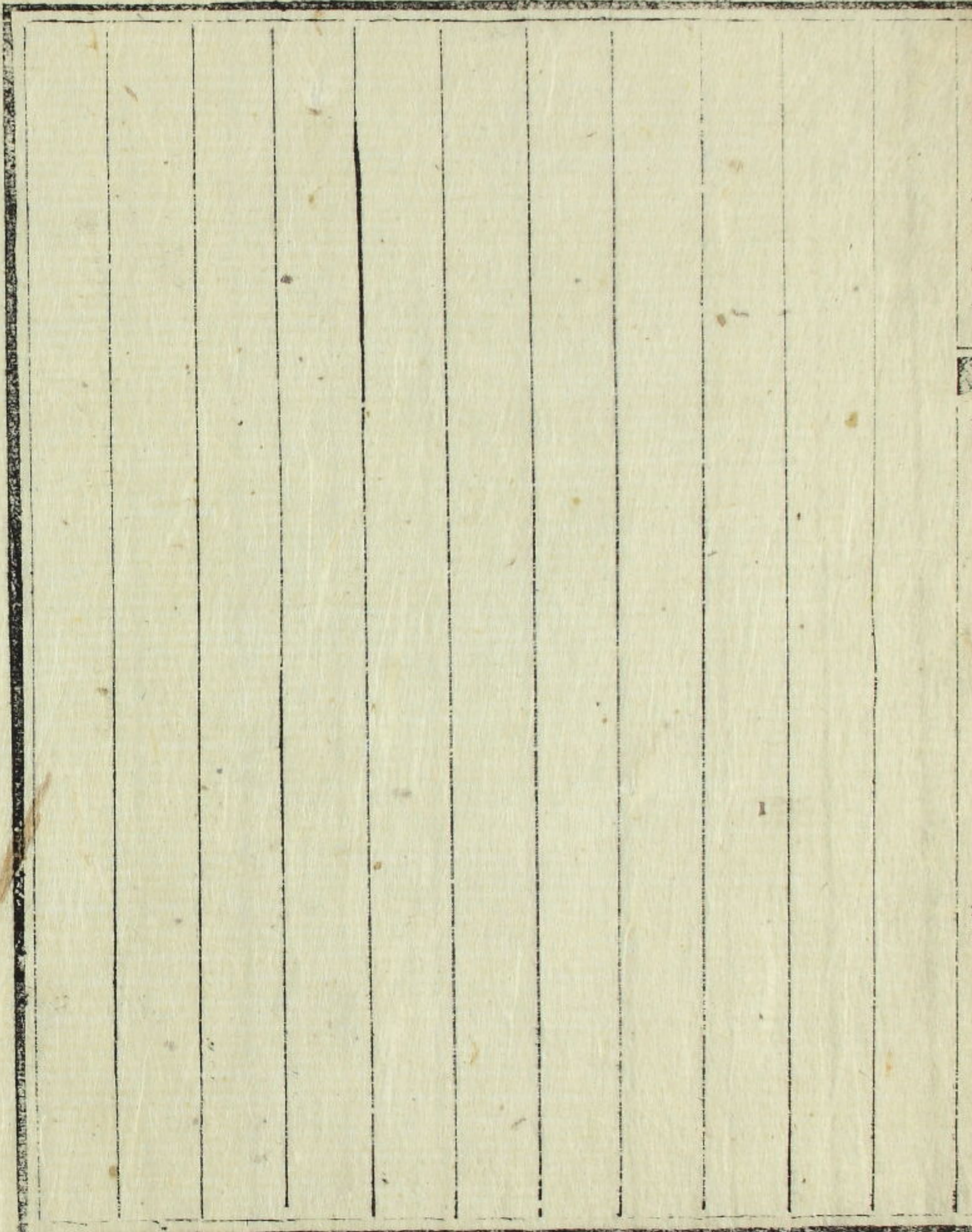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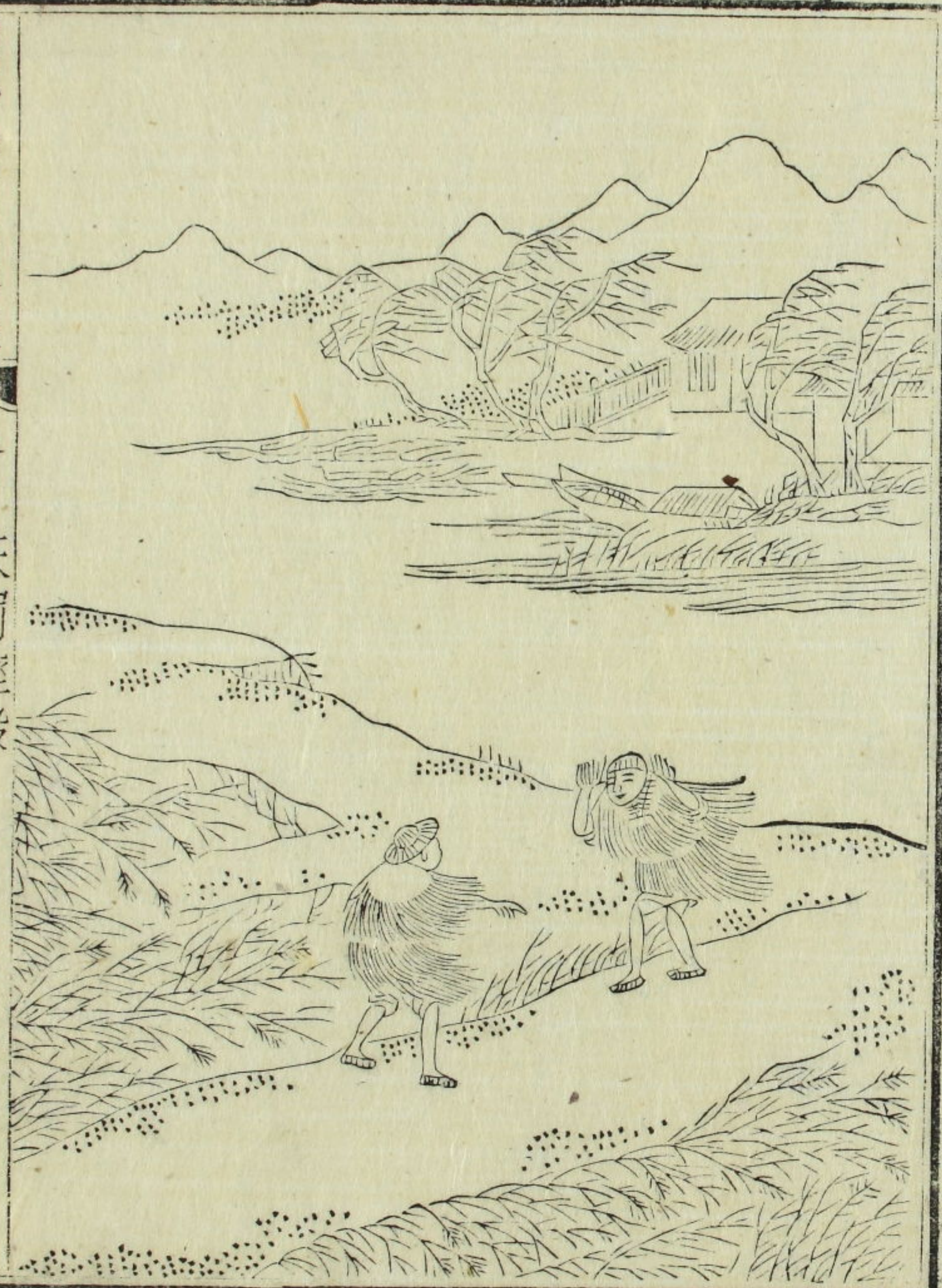
增論五穀者。天之所以活人者也。其間日暴風散。雨潤露滋。天不知幾許栽培。霑體塗足。男耕女餉。人不知多少經營。而一值豐收。富貴家不知作息之勞。莊農家頓忘凶荒之苦。輕之如泥沙。棄之如糞土。褻天賜而忽人。力招災致殃。皆由於此。至凶年流離餓殍。道路始悔向者不加惜愛之為罪。噫亦晚矣。



蜀中實川象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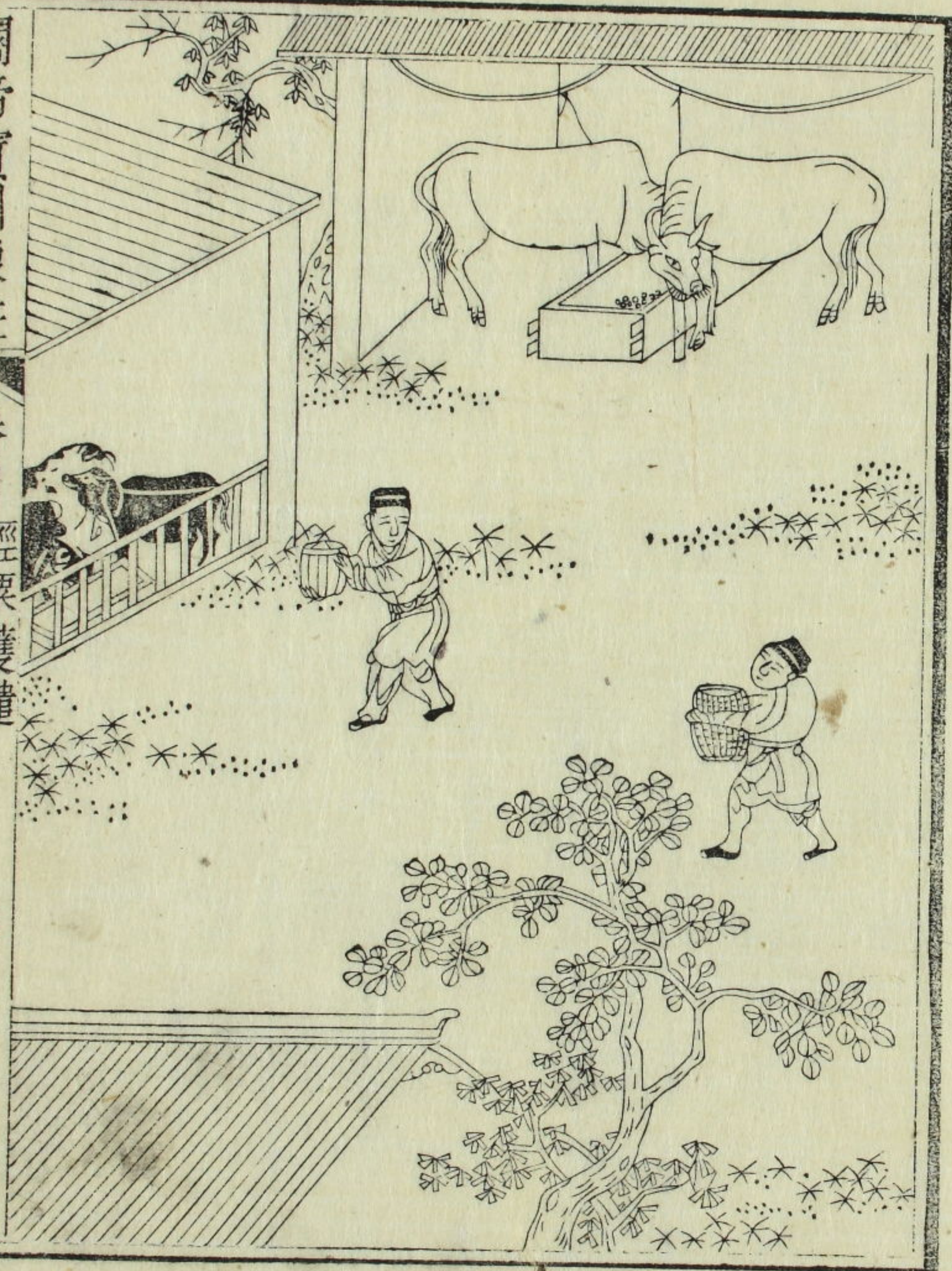
卷四 天罰輕豪

三





陽平真言傳記卷四  
 劉元真少時夢道人授之桃食遂能辟穀一日行終南道  
 中遇一貴人騶從甚盛真謂之曰且以赤子為念貴人領  
 之同行者問曰此何人真曰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民不  
 知愛惜令收其五吾故為民請之少頃風雨大作損麥十  
 之三可知水旱飢饉皆民不重粟之報





陽明先生遺集卷四  
明張儀方有田數百頃。每歲收糧萬餘石。倉廩紅腐。不知  
施濟。自用則芝蔴飼猪。菜豆飯牛。糠粃填坑。不惜也。正德  
六年。黃河遷徙。田盡捲入河。家遂貧窮。尋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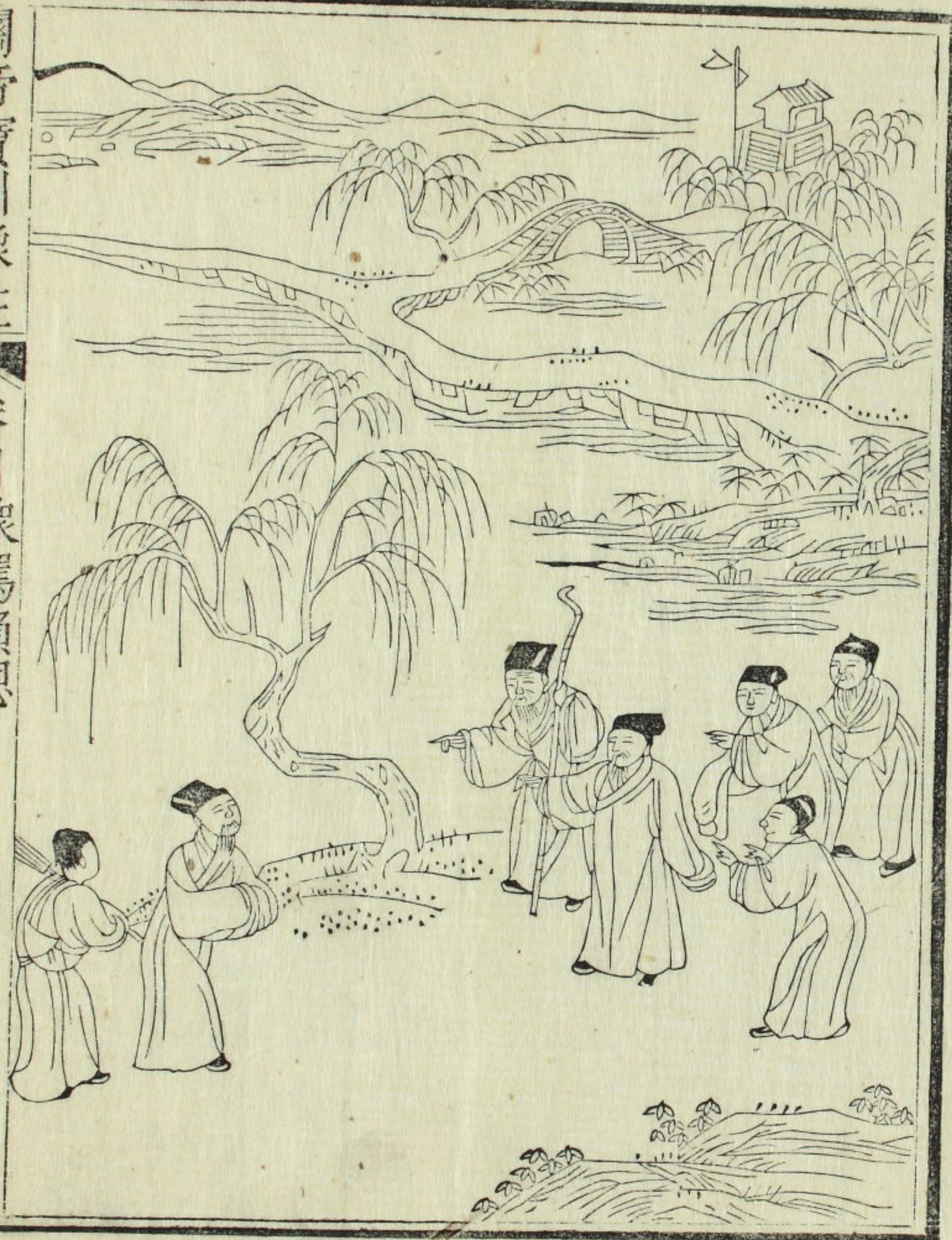
不報有恩

增論恩有欲報而報之不能盡者。如天地恩。日月恩。朝  
廷恩。父母恩。此其當報。固不待言也。亦有不可不報而  
報之欲分明者。大之如救我於急難。拔我於卑微。拯我  
於窮困。卽或一言之獎。成一事之護。持一壺殮之受惠。  
皆當隨分隨時從厚圖報。勿以年遠而漸忘。勿以得意  
而弗記。勿以小忿而背大德。勿以薄償而負深情。蓋必  
如此始有良心。否則無良也。必如此始爲義氣。否則  
是無義也。犬馬猶知報主。蛇雀猶知感恩。不報有恩。直  
犬馬蛇雀之不若也。吁。人也。而犬馬蛇雀之不若乎哉。



關帝實則象生

六月眾罵負恩



關帝實則象生

六月眾罵負恩





明王之異四川人。未遇時有族兄供給讀書一衣一食。皆仰賴於兄。嘗謂兄曰。厚恩自有報。日後成進士。赴京謁選。其兄典田產與爲盤費。未幾異選江南邑令。兄窮無奈。往任所抽豐。異不念前恩。薄贈之。兄曰。我此番來欲尋一生路。似此回家必填溝壑矣。異總不顧。兄含怨而去。越一載。異革職。狼狽旋里。族中有百餘人迎於里外。大聲曰。此負恩人也。爭指罵之。異慚憤不敢辯。尋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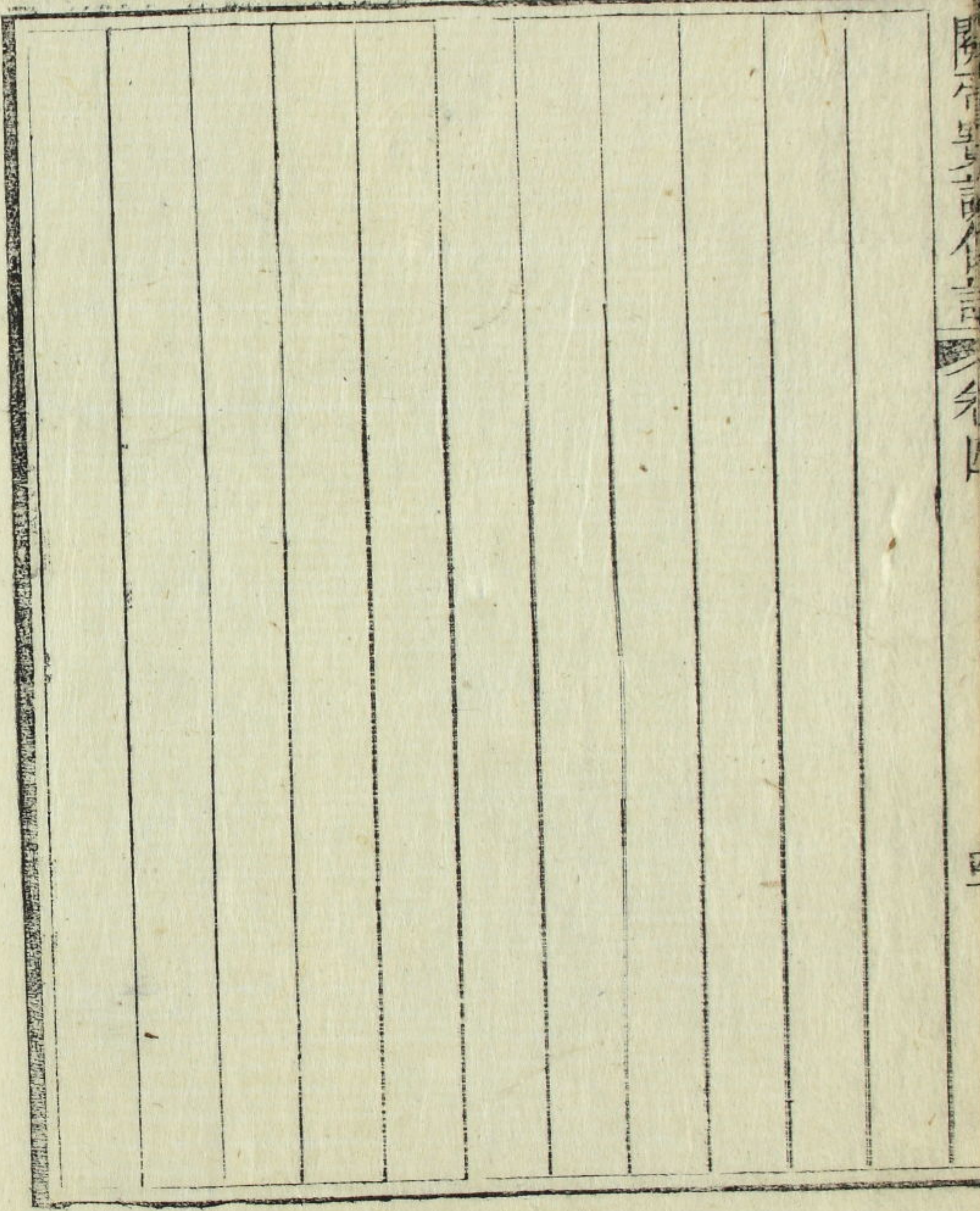
### 瞞心昧已大斗小秤

增論心若公平。胡爲而瞞之耶。已若正大。胡爲而昧之耶。必其所行不敢告人。不堪對衆。而姑瞞昧於一時耳。夫卽一時瞞昧已屬可惡。况無日不如此。無月不如此。甚至經年不改耶。則莫大於大斗小秤之二事。夫斗而曰大。必用之於外入也。秤而曰小。必用之於內出也。在已習慣以爲常。在人忽略而不覺。宜若無大過者。不知斗秤不公。富家之吃其虧者恒少。貧人之受其累者恒多。瞞昧於此。實乃欺天。吾不識若人之罪。居何等也。第曰天厭之。天厭之。





關帝廟前  
朱日燒燬假秤



關帝廟前  
朱日燒燬假秤



萬曆年間揚州有開大南貨店者。臨死囑其子曰。我平生起家在此一秤。乃烏木合成。內藏水銀。稱出將水銀倒在秤頭。稱入將水銀倒在秤尾。入重出輕。所以致富。子心怪之。而不敢言。父死。子即將秤燒燬。未幾子之二子皆死。因怨曰。父在日。用秤不公。尚獲平安。吾今出入公平。反將二子雙亡。天道果有知乎。後夢至一官衙。堂上官諭之曰。汝父以秤欺人。所得雖奢。亦是彼命中所應得者。但以欺心造孽。獲罪於天。所以遭破耗。二星使為子孫蕩盡家財。仍繼以火。產盡嗣絕。以示其報。今爾能燬父秤。力蓋前愆。因將二星取回。爾宜勉力為善。將生賢子。毋得妄怨。醒而記之。愈行善事。三年果生二子。俱成名。子孫繁盛。

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託說昇天斂物行淫

增論聖人之教師表乎萬世者也。若釋道兩門亦足以感人善心。外此皆邪教也。乃有奸詐之徒。假立一教之名。以惑世而誣民。可憐蠢爾愚眾。偏易煽動。日聽其引誘。而莫之悟。以致牽朋聯伍而奔聚矣。挾女帶婦而偕往矣。謬倡斂物而實斂禍也。妄託昇天而實賣天也。詭言行善而實行淫也。迫人集日眾而邪謀一敗。難免乎服上刑矣。悔何及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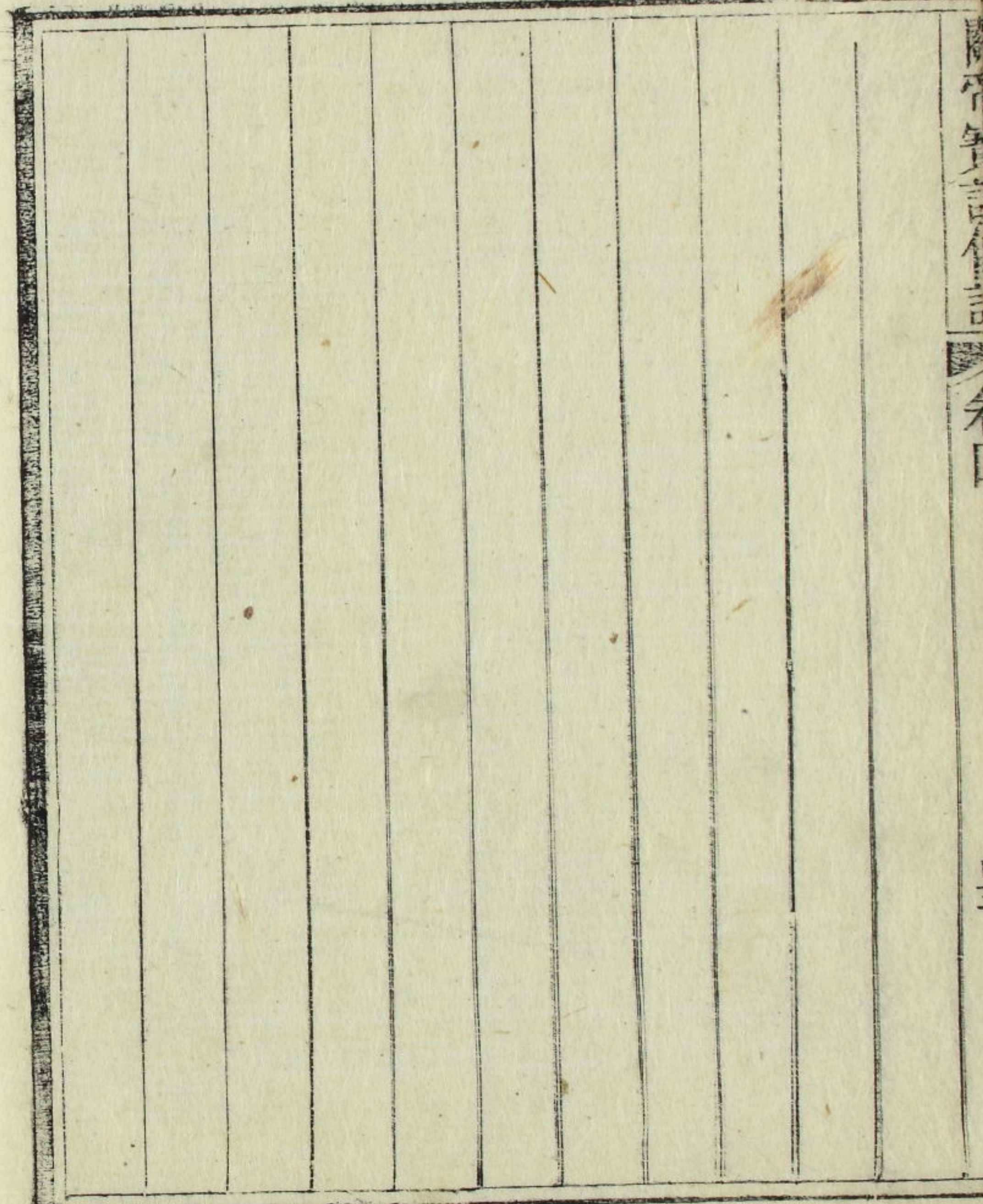




圖寺寶川像主

卷四邪教誣民

三



陽平年其言信言

卷四

三



明萬歷年間。有奸民創為白蓮教。詭言入教者。上等當成佛作祖。下等轉生不失卿相位。引誘男婦遠近會聚。因而斂財物。行姦淫等事。後被人告發。巡按奏上。詔誅其首惡。此教乃息。

明瞞暗騙橫言曲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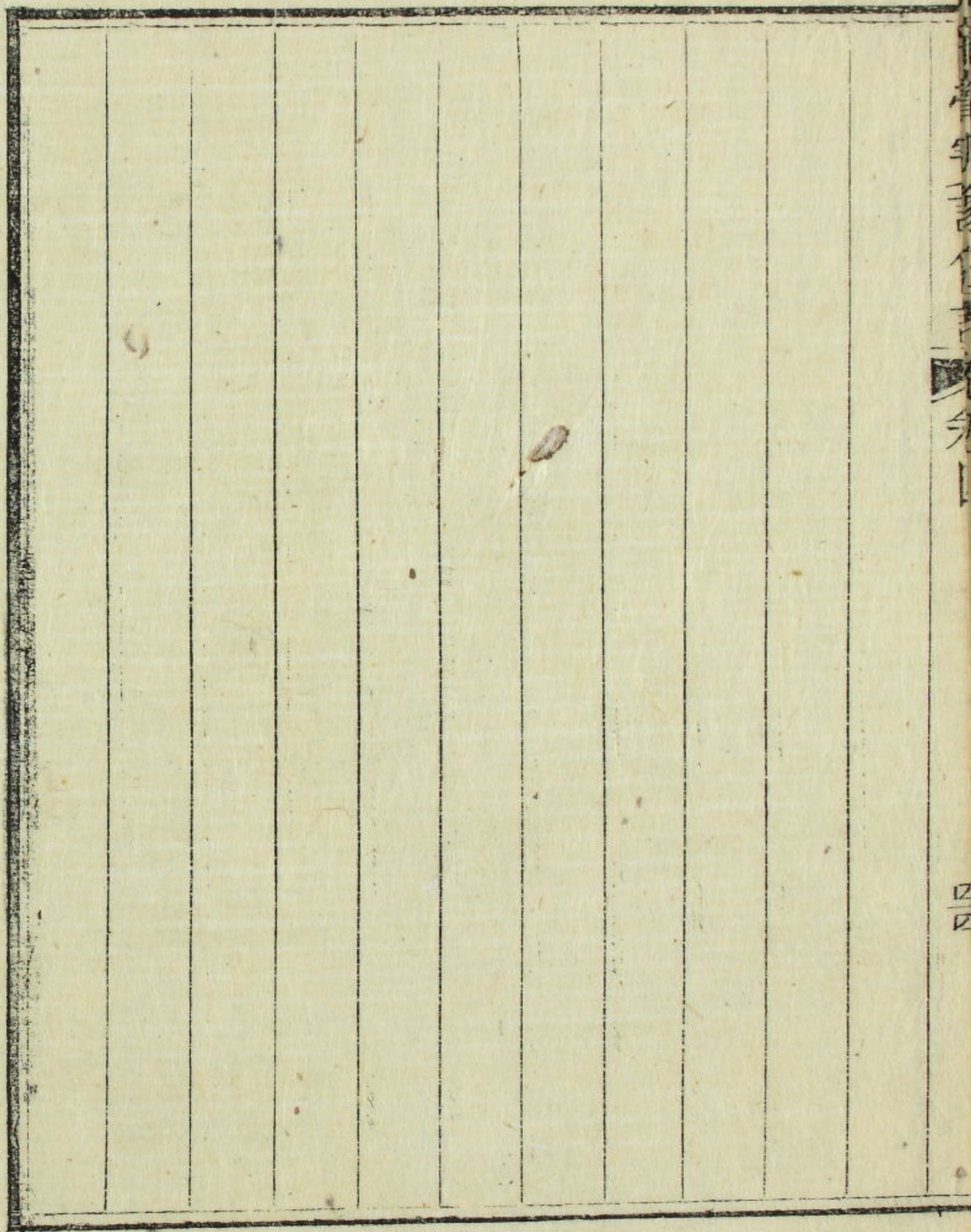
增論險矣哉。人心之叵測也。而至於交財為更甚。蓋財與命相連。已欲其多。誰甘其少耶。而在邪枉之流。另具一副肺腸。不怕天。不怕地。並不怕世間人訾議。惟財是貪而已矣。本不可瞞也。而明瞞之以誇其巧。本不當騙也。而暗騙之以矜其能。以致令人難堪。不肯善罷。伊又橫言威之。若不勝其憤憤者。曲語辯之。若不勝其曉曉者。凡此皆如鬼如蜮之行也。而陰譴隨乎其後矣。





南齊實州象主  
卷四 貫騙遭掠

皇



南齊實州象主  
卷四 貫騙遭掠  
皇



明郝三善順天人。詭詐多端。人號為郝三騙。凡與識面之人。無不騙到。如不甘其騙。登門討取。彼又善用謊言支吾。如不信其謊言。日夕坐索。彼則出惡語頂撞。人遭騙致窮。彼慣騙成富。旁觀者。幾以為無報矣。未幾流賊入城。將善家焚搶一空。併掠其妻女而去。善往賊營探妻子消息。後亦不知下落。



關帝實川象主

卷四 負債犬報



方通判乳媪周氏性朴直。不慮人欺。村人從假貸。輒與之。有蔡翁者。負最多。每索取。率托以他故。經數年。媪呼責之。蔡妄答云。欲償。婆錢輒爲官事所蕩。願寬今歲。如背約。當爲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適得一牝犬。八乳。周媪常戲呼曰。汝是蔡公耶。犬卽掉尾而前。後十年乃死。

白口咒詛背地謀害

增論。出言罵人。已傷口德。若咒詛。則加罵人一等矣。失悞害人。已傷陰德。若謀害。則加失悞十倍矣。况乎咒詛人者。於人未必有損。徒壞自己心術。謀害人者。其謀卽或未成。先註自己惡業。可憐人多愚昧。不知自返。惟知怨人。小有疵嫌。便爾白口咒詛。或咒其本身。或咒其子女。噫。果係人之過也。自有錄其過者。我又何必咒之。若人而無過。我咒之。恐有反而自應者矣。大有仇恨。遂至背地謀害。或謀其財產。或謀其性命。噫。果係人之罪也。自有報其罪者。我又何必害之。若人而無罪。我害之。定有反而自害者矣。苟能於此看破。作自返功夫。則自無





唐八頁目

國朝算說修訂  
卷四  
咒人害人之患矣

罕



明馬清德州人。貧而無賴。借貸伊妹丈錢。從不想還。其妹丈索取一次。伊則咒詛一次。因而暗勾匪類。誣告其妹丈與海賊通。其妹丈不知為清陷害。仍託清代為料理。又騙錢無數。事完後。其妹丈知之。亦不說破。而清忽害眼疾。未半載。雙目失明。

不存天理不順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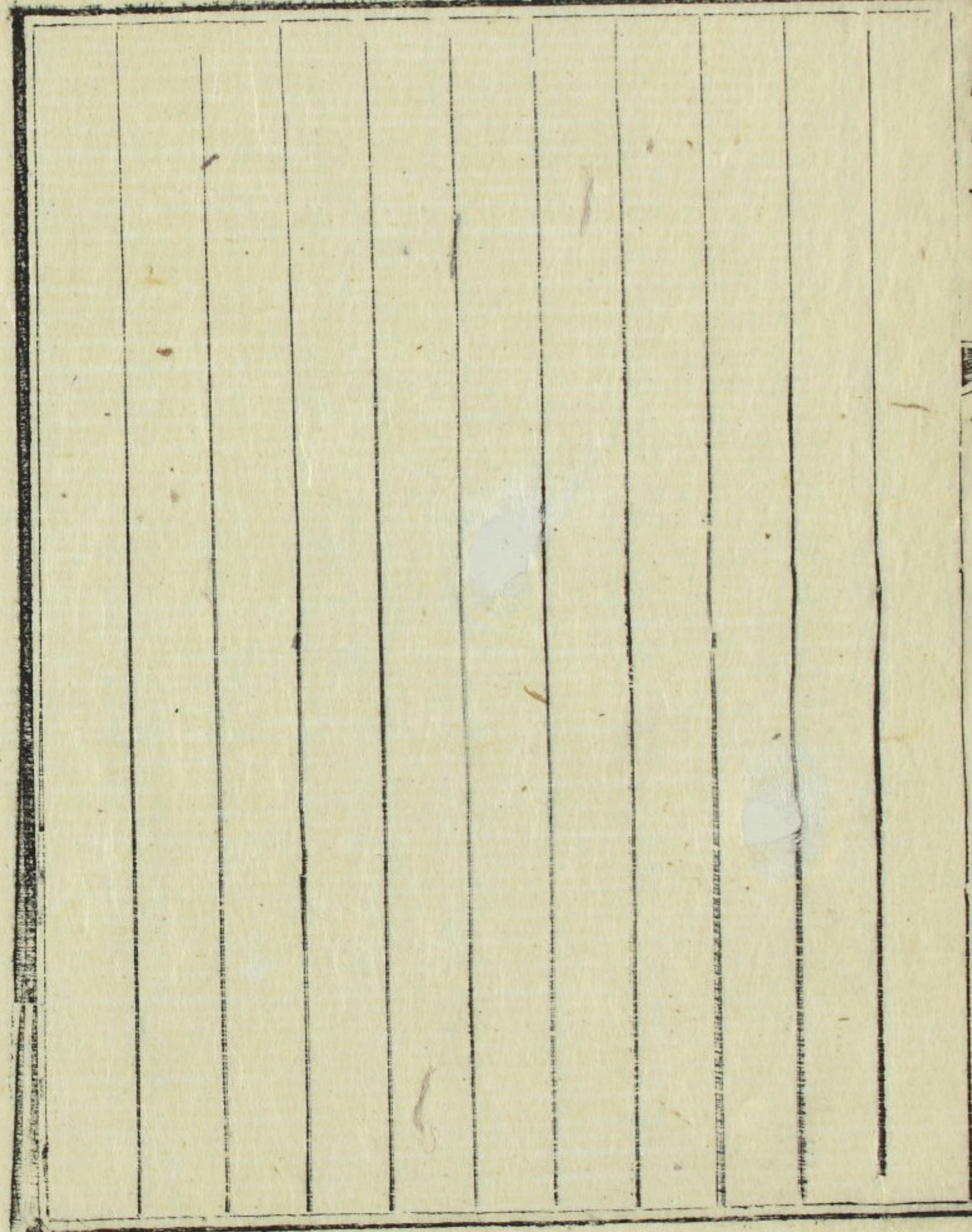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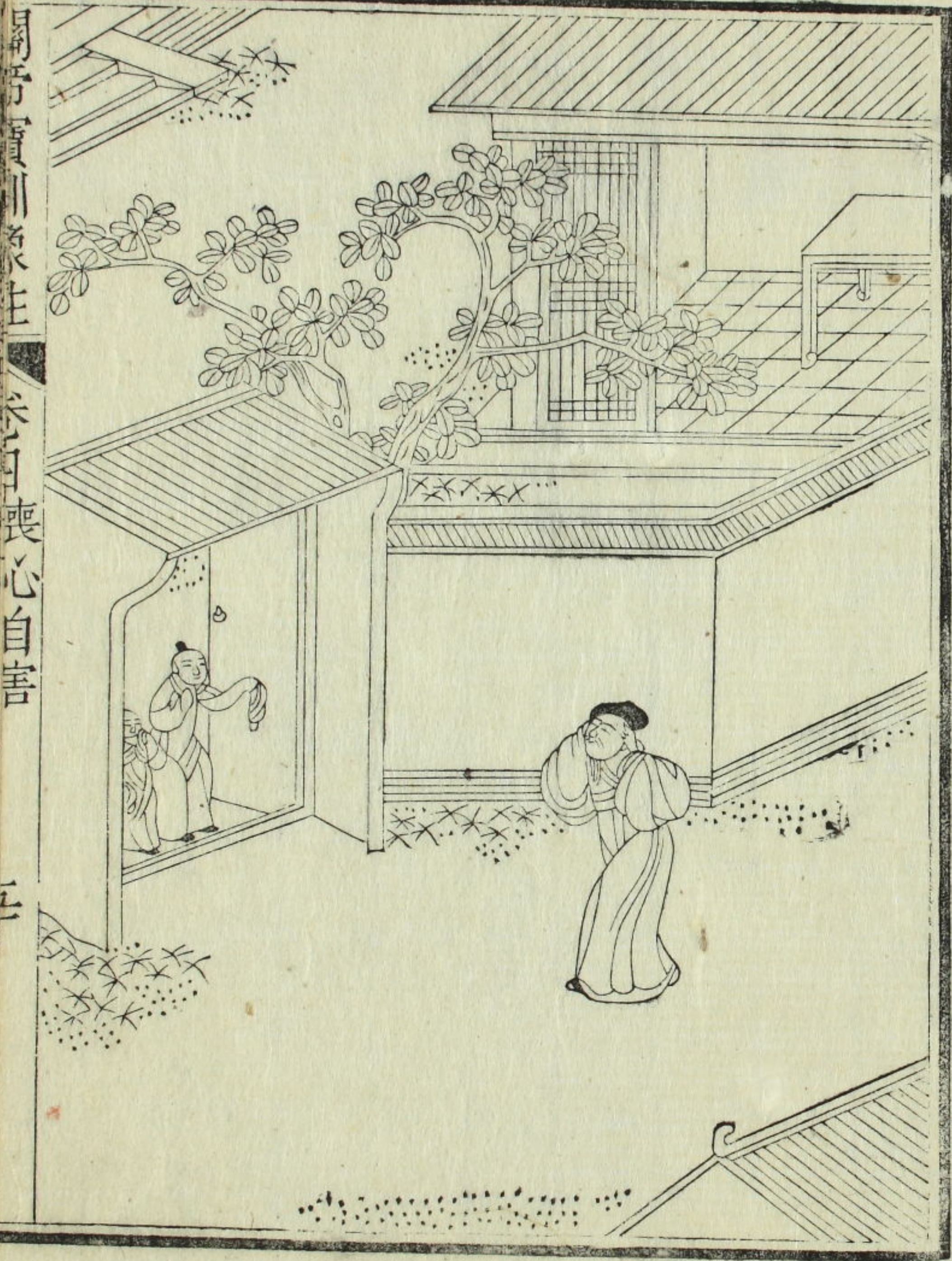
〔增論〕理歸於天。乃光明之正理也。心具於人。乃虛靈之公心也。人生天地之間。無論貴賤窮通。皆當存天理而不失順人心。而不拂也。可憐小人輩。一團私欲。惟知貪利。竟棄天理。人心於無何有之鄉。且謬曰。我若不逞智術。焉能療我饑寒。天理人心四字。而今用不著矣。故其始猶以天理為可有。無人心為可操。可舍。迨汨沒日久。則天理全消。人心盡滅。小之損人利己之事。無所不為。大之逆親背主之行。無所不至。噫。此人直惡獸也。此人直梟禽也。地獄輪迴。殆為若輩而設者耶。



國子監刊

卷之六 喪心自善

五



3



服

明萬曆間句容趙仲兄弟三人其兄趙伯客於廣東仲以  
 嫂甚美鬻之可得重價乃詐為兄死信嫂號哭幾絕設位  
 成服仲諷其改嫁嫂正色設誓適有大賈欲購美妾仲謀  
 於弟季密令賈人窺其嫂果絕色也遂議定三百金仍給  
 賈人曰嫂心欲嫁面多矯飾且恐戀母家不肯遠行汝於  
 暮夜率徒猝至見衣綺素者搶之登舟則為汝婦矣計定  
 與其弟季各避去然季嗔分金少潛以語嫂嫂泣告仲婦  
 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妝飾今宵吉禮  
 素粧未便望以嬸之緇冠色服借我仲婦遂與嫂易笄而  
 笄易衣而服置酒敘別嫂灌醉仲婦潛逃母家至暮賈人  
 率眾至見素笄白衣婦人蜂擁而去天明仲抵家見門戶

洞達二稚子號啼索母始知失婦追至江口主人曰昨宵  
 順風揚帆此去可三百里矣仲寸腸幾裂尚念有賣嫂銀  
 可以再娶及開箱視之已被人盜去仲方慚恨慟哭而其  
 兄恰自外歸至岳家夫婦相見悲喜交集仲妻財兩失二  
 子伶仃且無顏對兄嫂自經而死



不信報應引人為惡

增論古今報應之理彰彰在人耳目間矣亦顧人之能信與否果深信於心且時形於口而聞之者自警醒於言下也奈之何竟以為渺茫而不信耶夫不信即已之惡也且因已而又引人之惡焉有如人無殺惡也而引之以烹鮮人無淫惡也而引之以邪徑人無貪惡也而引之以妄取人無暴惡也而引之以殘行人無吝惡也而引之以刻薄人無口惡也而引之以誣陷諸如此類人惡日引則已惡日多皆由不信報應致之也卒之惡報來而莫可逃悔之晚矣

不信報應



關帝實川象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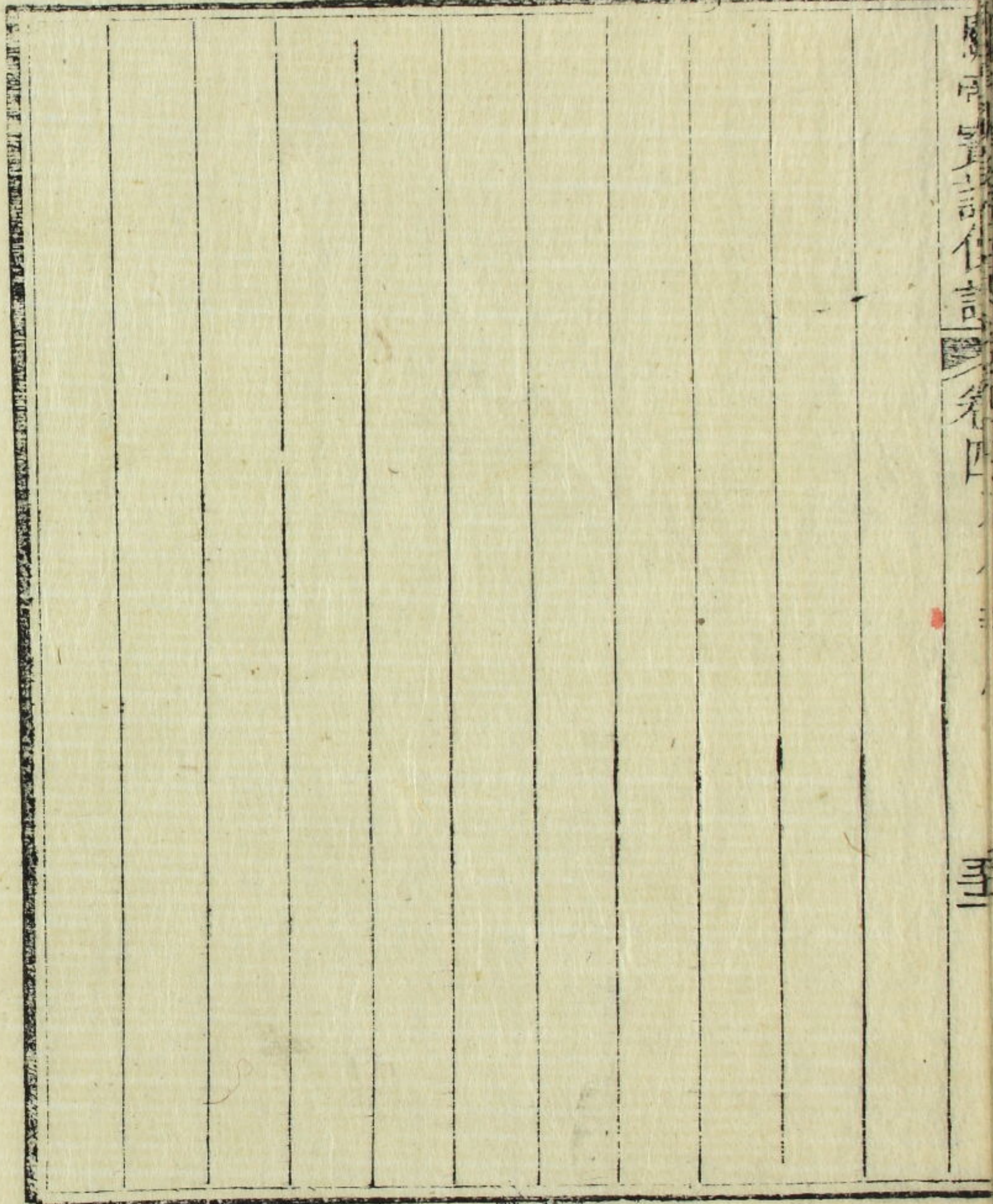
卷四 報應不爽

三



關帝實川象庄

三





陽明實錄卷四  
明顏友程濟南府庠生。每考居前列。名重藝林。但性執口  
捷。不信報應。謂人一死便了一先達規之曰。汝謂一死便  
了者。乃祇了斷其生前而不能了清其歿後也。蓋死了一  
字人所不免。而了死一事人所難能。此報應所以必有耳。  
若汝謬執為無。是令善者灰心。而惡者放膽也。將來貧夭  
之報。斷難免矣。後程窮苦一生。子為人役。書香絕。不復振



陽明實錄卷四  
成人之惡



楊詢性巧媚善揣人意。慙愚之以得其歡。丹陽縣令楊開性暴橫。與詢最善。每事必告於詢。詢明知其非。不敢有忤。歎美而已。後夢神呵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應與同罪。即日惡疾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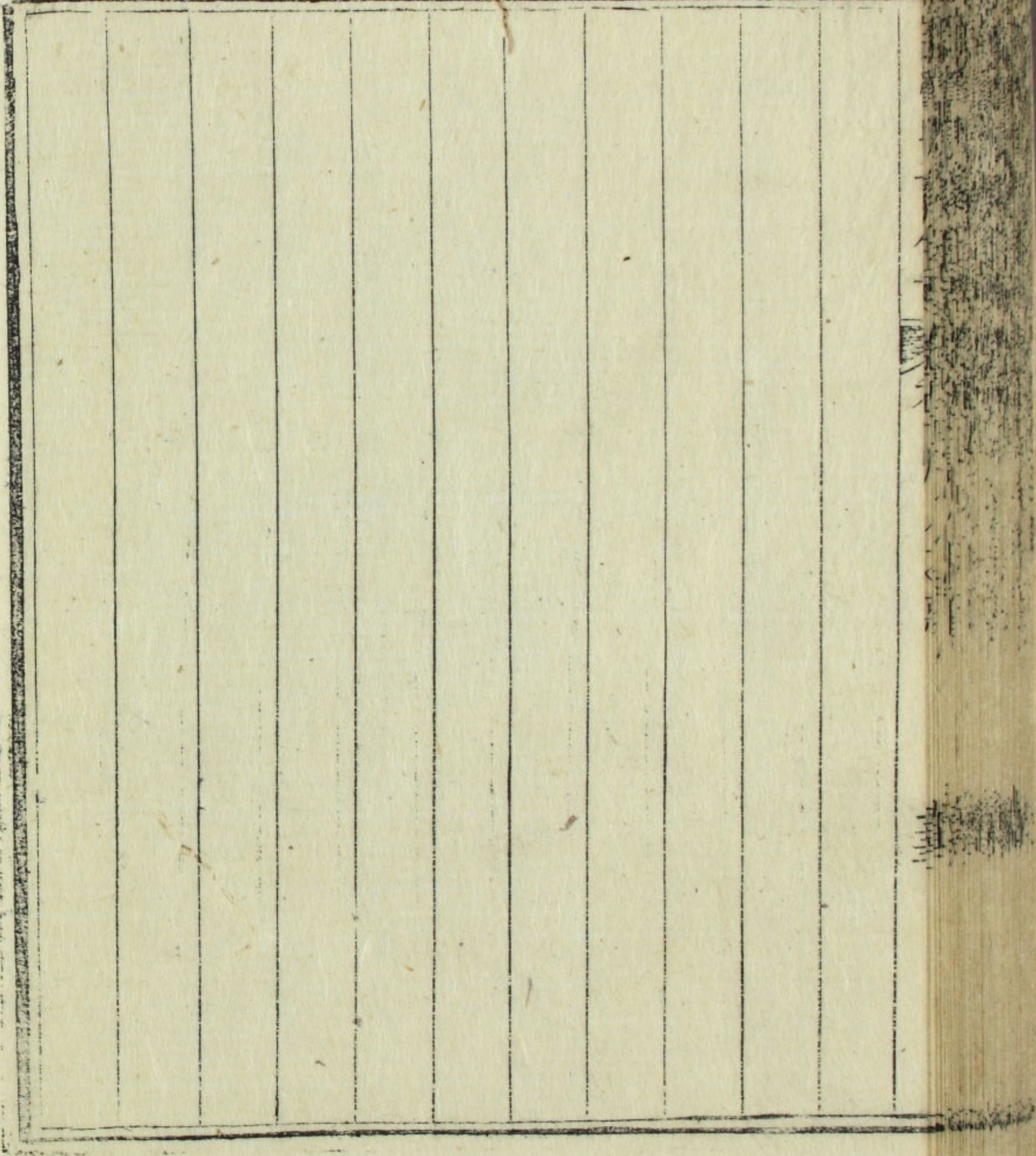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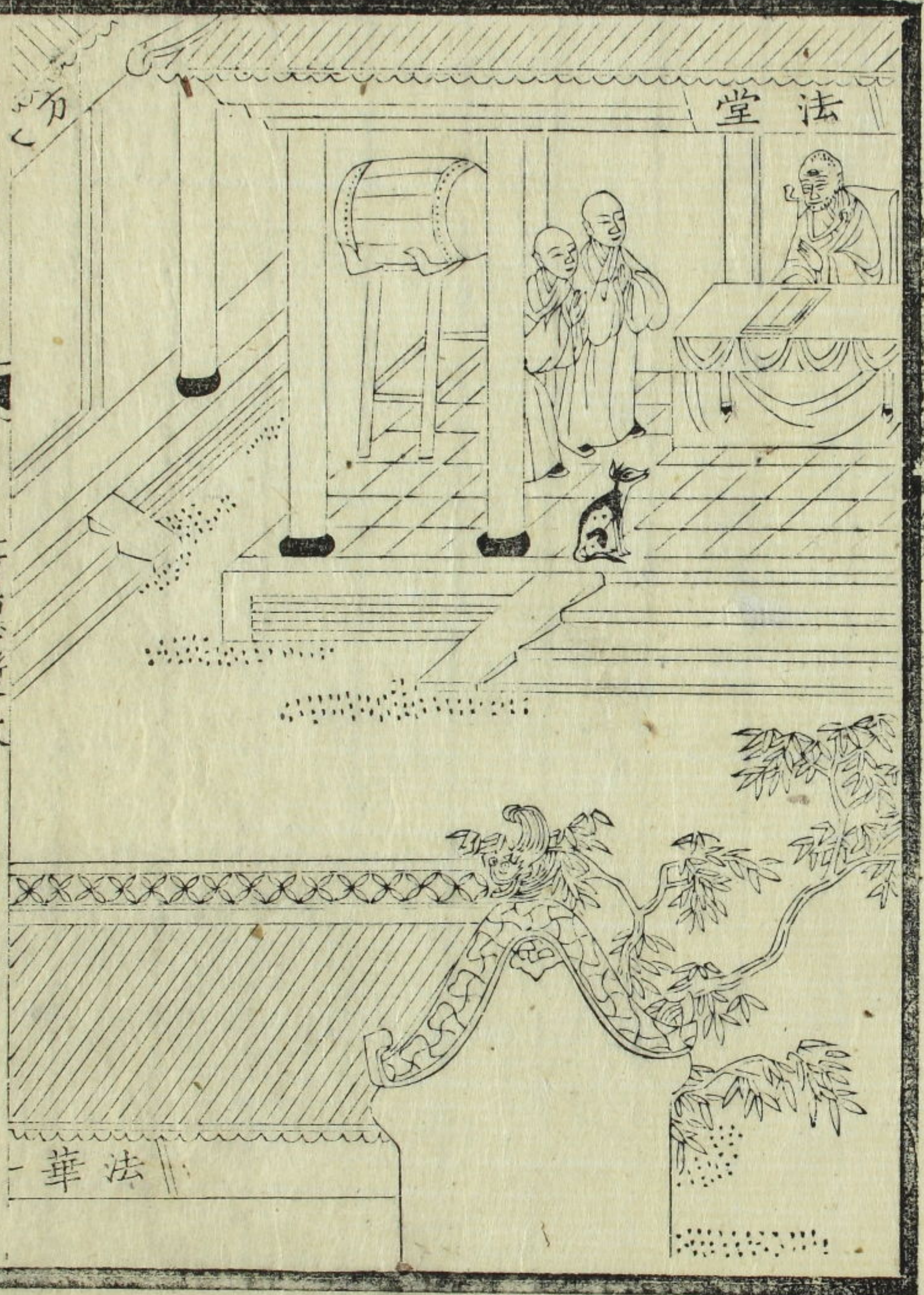
不修片善行諸惡事

增論人生如白駒過隙。雖孜孜行善。猶恐不足。矧漫不知修耶。不知修善。則悠悠忽忽。渺無片善之足錄矣。非虛度光陰。而何況善惡兩途。原無中立之理。既無善定。有惡乃斷。然而不易者。規其所行。逆情背理。貪淫縱欲。無惡不為。彼其心豈知其為惡。而故行之哉。蓋由私慾日深。毫無向善之念。遂日即於惡而不覺耳。雖有勸之者。曰善當修也。而彼如不聞。又曰惡不可行也。而彼亦不聽。久之惡業日深。則惡緣日湊。惡貫既滿。則惡鬼相隨。冥司攝而問之曰。子亦來見我乎。如之何其對之。

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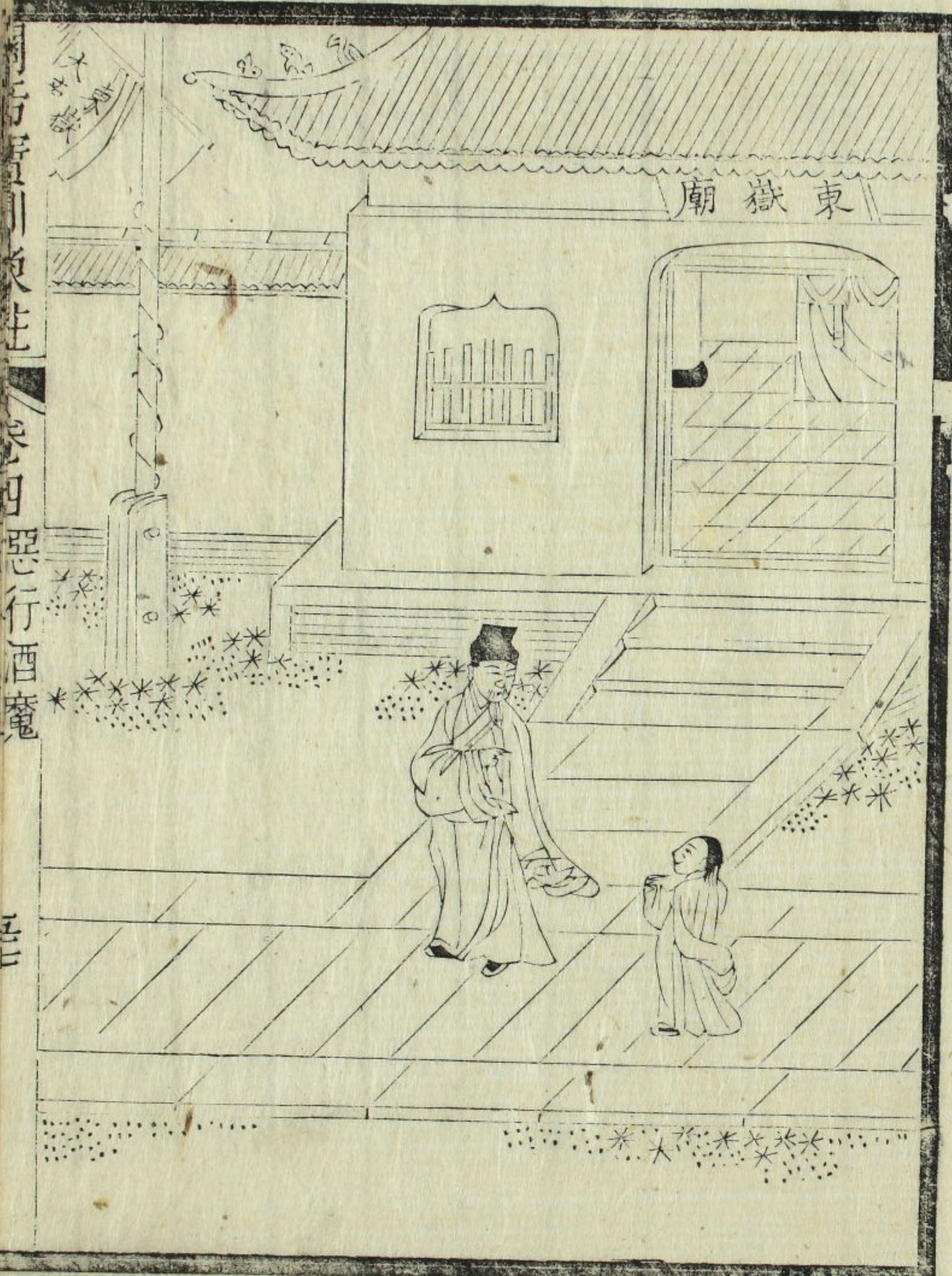


關帝廟川象主  
卷四行惡變犬





明李有容太原人任意作惡有勸以為善者則反言拒之  
 曰我惟恐人說我在善流一邊有阻其為惡者則反言抵  
 之曰我趕早行些惡事日後見閻王還仗膽些未幾口邊  
 生一疽死三日復甦語妻子曰閻王因我行惡罰我一世  
 變狗再世變馬今生東門外某家乃一白項花狗汝等可  
 取我來其子隨尋至東門外某家果生一白項花狗見子  
 至眼流淚口牽衣因抱回家養大送至法華寺每高僧談  
 經時此犬即來若聽者然



陽明先生語錄

卷四 惡行酒魔

三



明董思正安慶府太學生家業萬金不肯行善見人善舉  
即譏其愚一夕過東嶽廟街遇一矮人隨其左右正問曰  
汝何人矮人曰吾酒孽也上帝嗔爾富無善狀遣我魔爾  
條不見正到家語其子其子解曰父從不飲酒孽豈能來  
魔耶至次早正忽想酒自此縱飲無度沉昏顛倒家務盡  
廢窮乏不堪其子知其故虔寫金剛經七卷叩天贖父罪  
甫寫完是夕正微寐見前矮人跳於地上垂頭曳趾而去  
嗣後點酒不想家道再興

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男盜  
女淫

增論嗚乎人亦知災殃之所由致乎易曰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蓋氣以類感片善不修諸惡並作則惡氣洋  
溢災殃備至矣或訟獄頻興或口舌弗息或水火無情  
或盜賊相遇或瘡毒時生或疫氣染疾子孫出敗類胎  
產多不祥殺其身亡其家男兒爲盜婦女誨淫何一非  
行惡者之報歟凡此惡報實皆惡氣所自招天不曾稍  
加毫末於其間也夫上天好生至仁至慈倘一息尚存  
及早回頭猛省懺悔前惡勉強修善行之既久則災殃  
自消歸於無有舍此斷無另有祛災之術也世人凡遇



謝氏實川象主  
卷四 不仁遭劫



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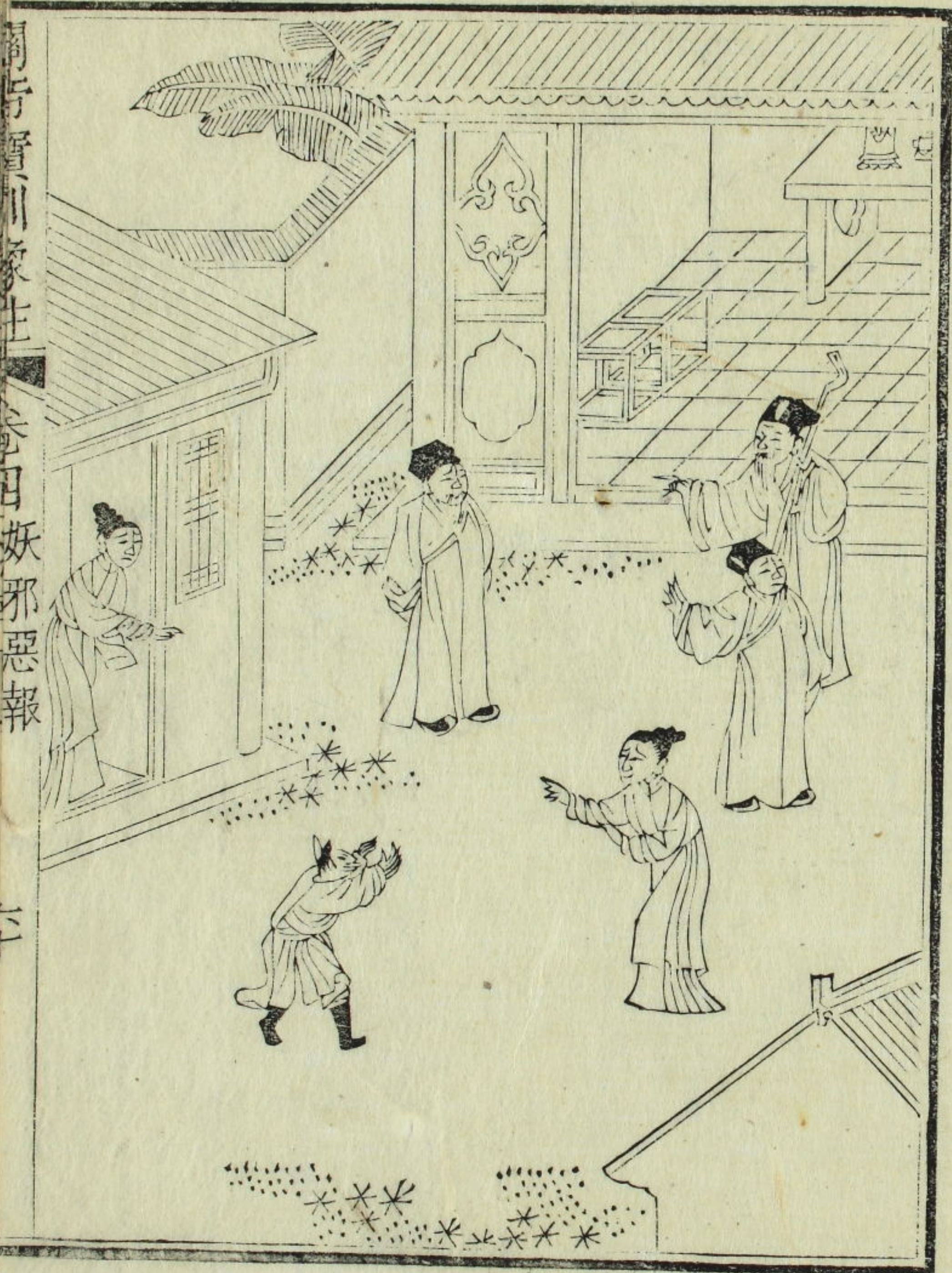
謝氏實川象主  
卷四

乎  
禍患切勿委咎於命運亦惟返心以自修則庶幾其免

五八



明施廣汝州人。為富不仁。鄉里側目。侵其族人產業。族眾不平。控於按院。收廣於獄。缺少盤費。遣伊子回家。路逢盜賊。將騾馬衣服等物盡掠而去。廣因此氣鬱不舒。遂染疫死。值夏月。屍臭蛆生。見者既恨之。又歎之也。



關帝實錄卷四

妖邪惡報

三



趙光歷城人。自恃金多。慣行兇惡。識者知其必有天罰。未幾乖氣聚而不散。父子兄弟。動說咒誓。姑媳妯娌。時相詬誶。因而生產率多不祥。妖邪作祟。不數年家財耗敗。男婦死亡殆盡。僅遺一女未嫁。為奸人拐去。

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

〔增論〕惡由人作。報自天降。蓋有神明在上。鑒察分明。不至毫髮之或紊也。在積惡輩。肆行無忌。罔顧神明。一若任其所為。而莫之或報也者。而孰知神明早已一一筆之於簿。迨惡貫既滿。惡報來臨。而殃及其身矣。否則殃及其子孫矣。報之則同。遠近或異。其近報者。非其根氣之淺薄。則其惡業之酷烈。又否則其作惡之時。適當劫數方興之會。故即其身而報之。近矣。其遠報者。非其本人之福宏。則其祖父之德厚。拆之損之。以抵其惡行。而終不知悔改。然後報於其子孫也。又有一生造孽。報其身而尚有餘辜。因兼報其子孫者。愚人不知天道。乃於



報之遠近大小間。妄謂報應之有差。豈知神明之鑒察。斷無毫髮之或紊歟。昔賢云。惡報越遲則越慘。謂其久而加倍也。又云。報應合計乎三世。謂其久無可待也。觀之惡報如此。而善報可劍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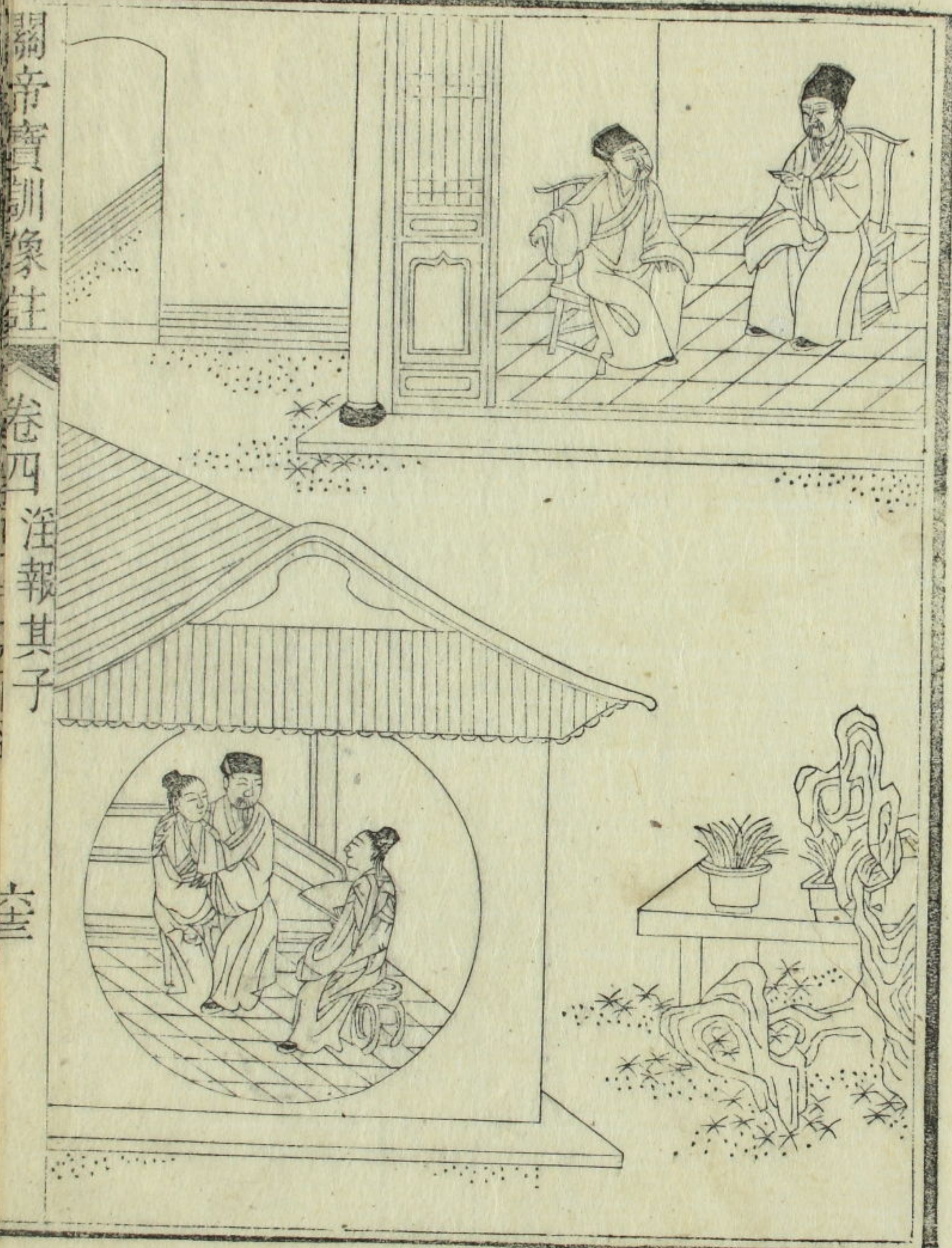


關帝聖訓修訂

卷四 貴子不終



何應元爲蘇州府吏生子名紳方四歲時外公喚甥歸路由凌家山至更餘忽見人馬燈火自北而來轉報曰何翁過此於是人馬燈火轉西去乳母回述其事應元以已子必貴年十七忽雙瞽應元恚甚聞直塘道士能召神因請禱神附乩書曰汝子應科第但汝作吏受人賄造欸單陷數人於獄天絕爾嗣此子將生有德家矣未幾紳死



關帝實訓象註

卷四

注報其子

六



明沈元直揚州人好養俊童以恣淫樂後生二子俱浪蕩  
下流冶容誨淫鄉黨傳以為醜直深恥之與族長議欲將  
二子送官處死其族長曰爾性嬖淫姦污男色不一而足  
果報彰彰恐受罰猶不止此若處死二子罪更大矣直懊  
悔無及一日渡江船覆溺死

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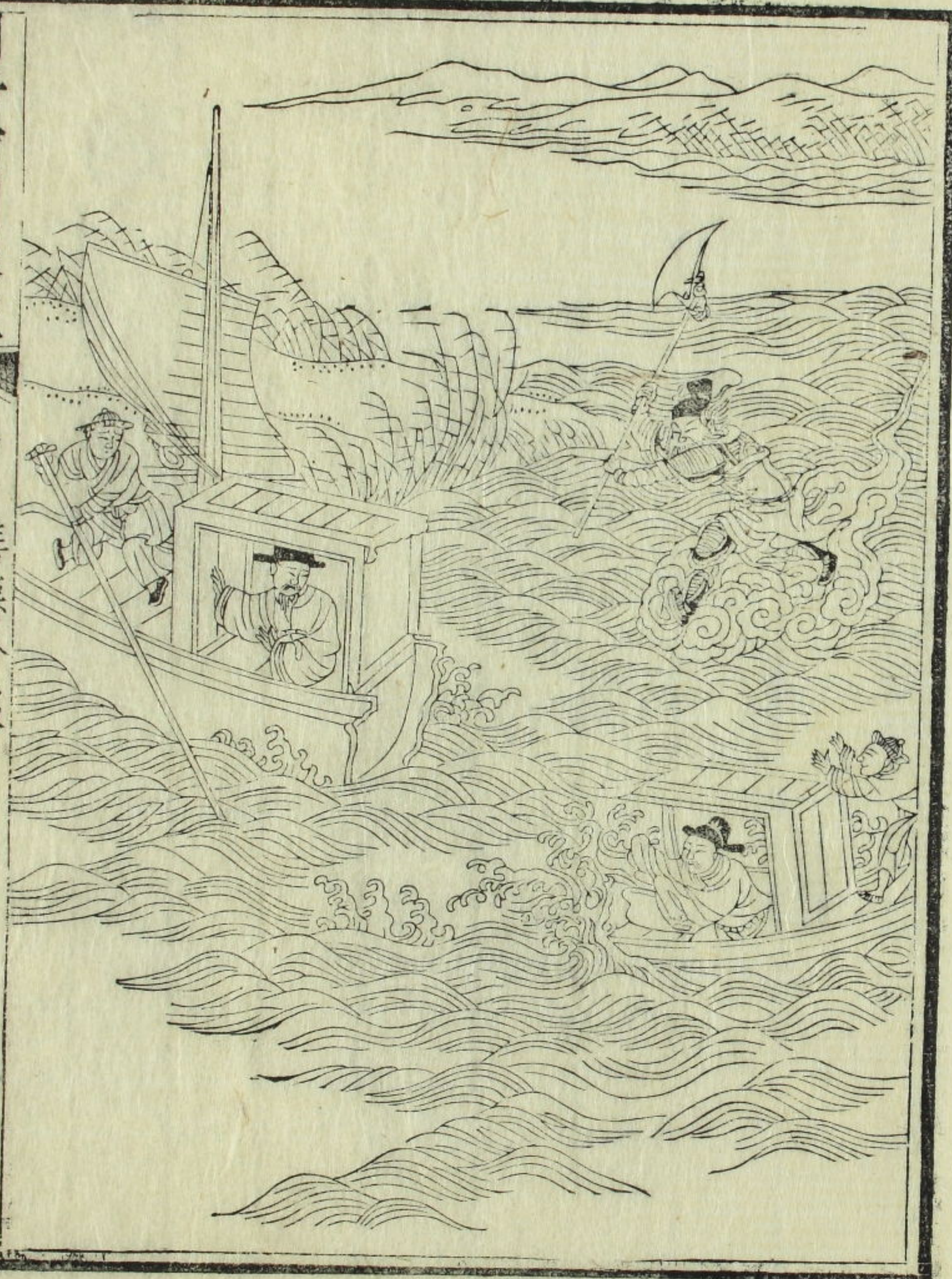
增論舜跖分於善惡明明兩途人自擇而行之耳而禍  
福之權操之自天恒因人以為賞罰焉此間感召之理  
上哲知之未可為下愚道也然上哲下愚俱不槩見惟  
中材居多中材者可導而上下者也如能勉強為善孜孜  
不倦則多福不求而自至矣倘怠忽自甘日即於惡  
而罔覺則雖欲無禍其可得乎禍也福也人之所能知  
者也權雖在天而實由於己之善惡人豈可不擇善而  
行之察惡而避之耶



關帝實訓像註

卷四 善惡分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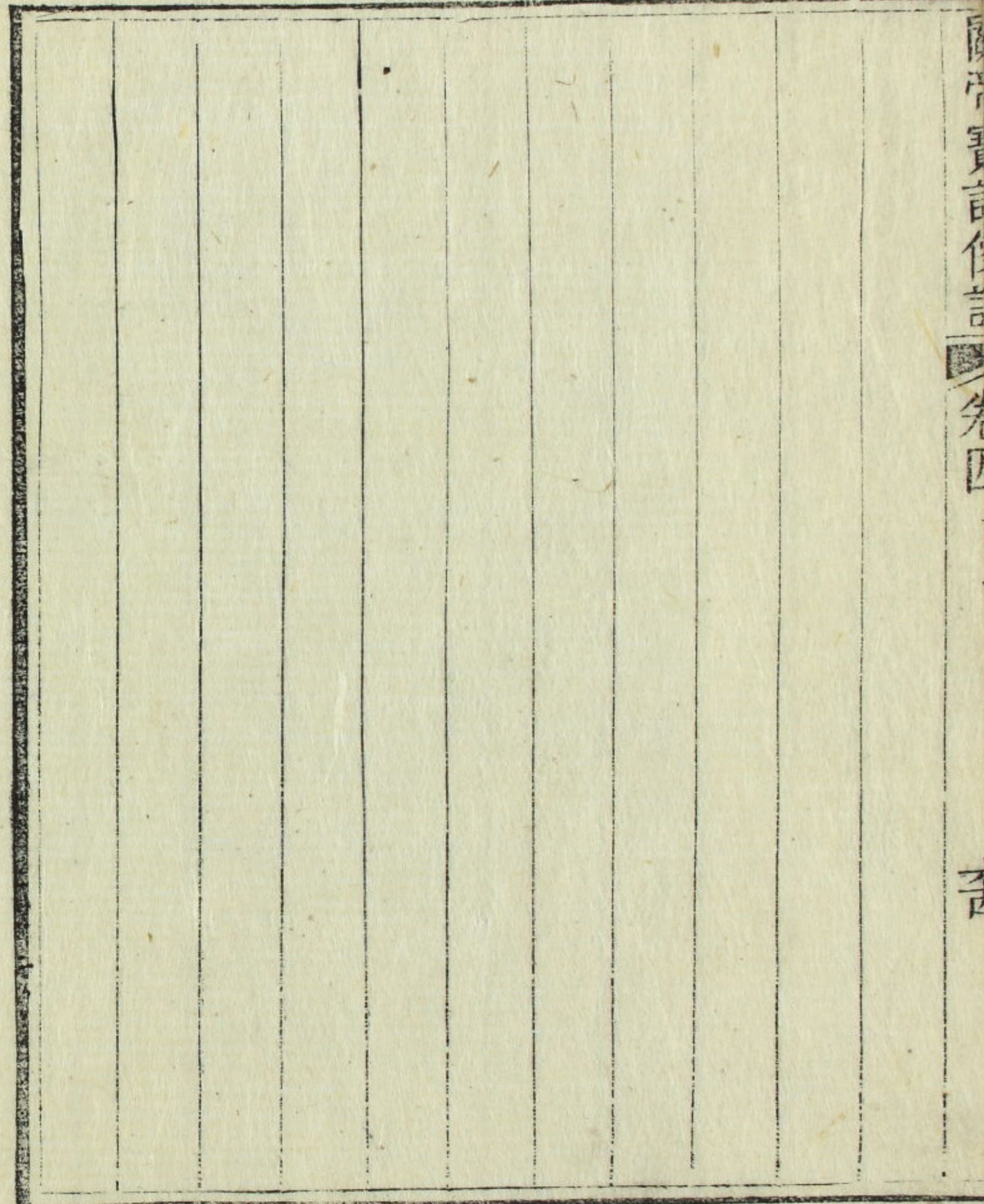
左



關帝實訓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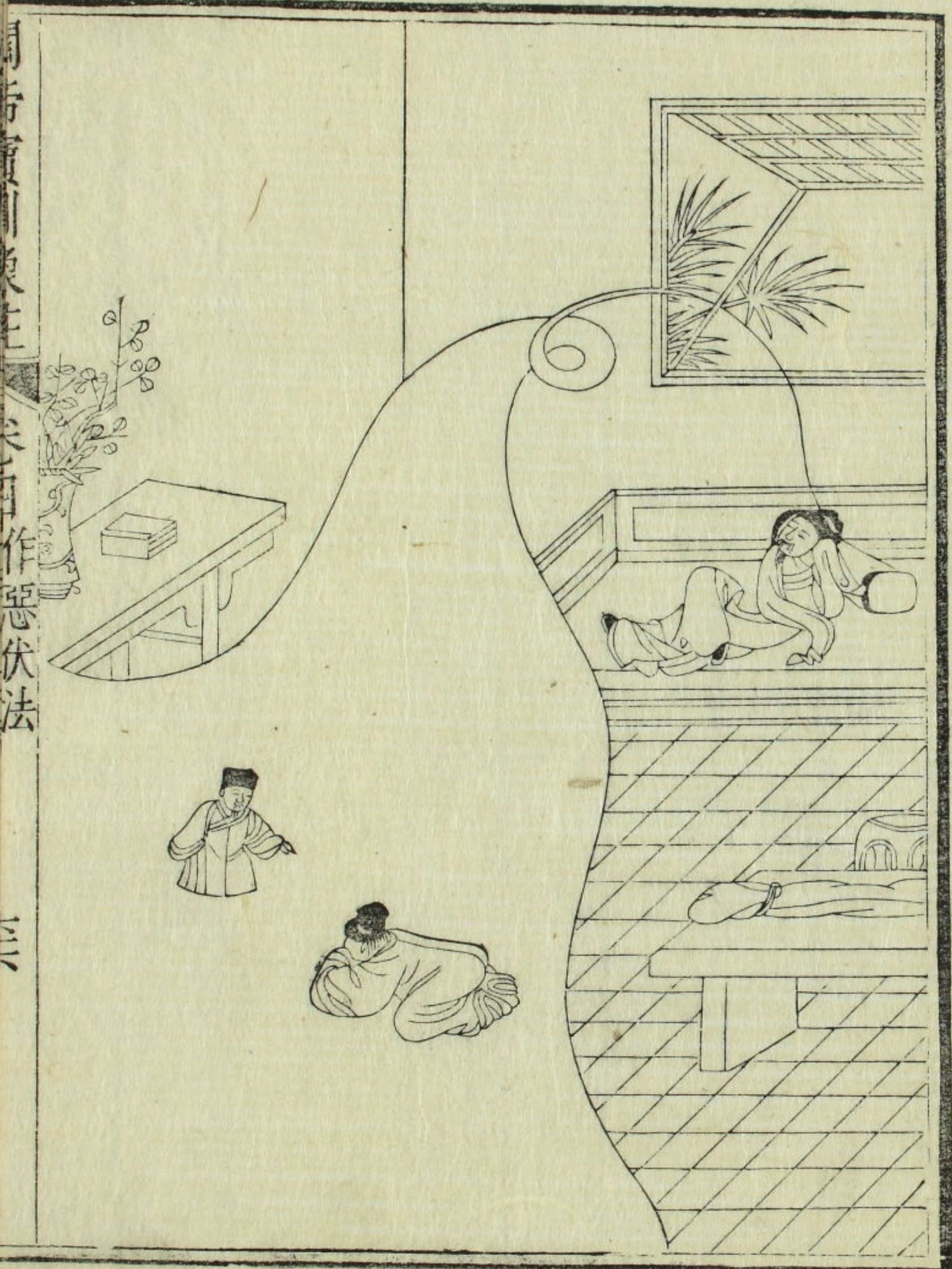
卷四

右





宋溫州叅將郭承恩奉公寬恕。司法元珍殘忍刻薄。時同  
考滿入都。共買舟行。將抵紹興界。風濤大作。人皆見神鑿  
舟為兩截。承恩居前艙。無恙抵岸。元珍居後艙。竟沉溺焉。



司馬實則後注  
宋百作惡伏法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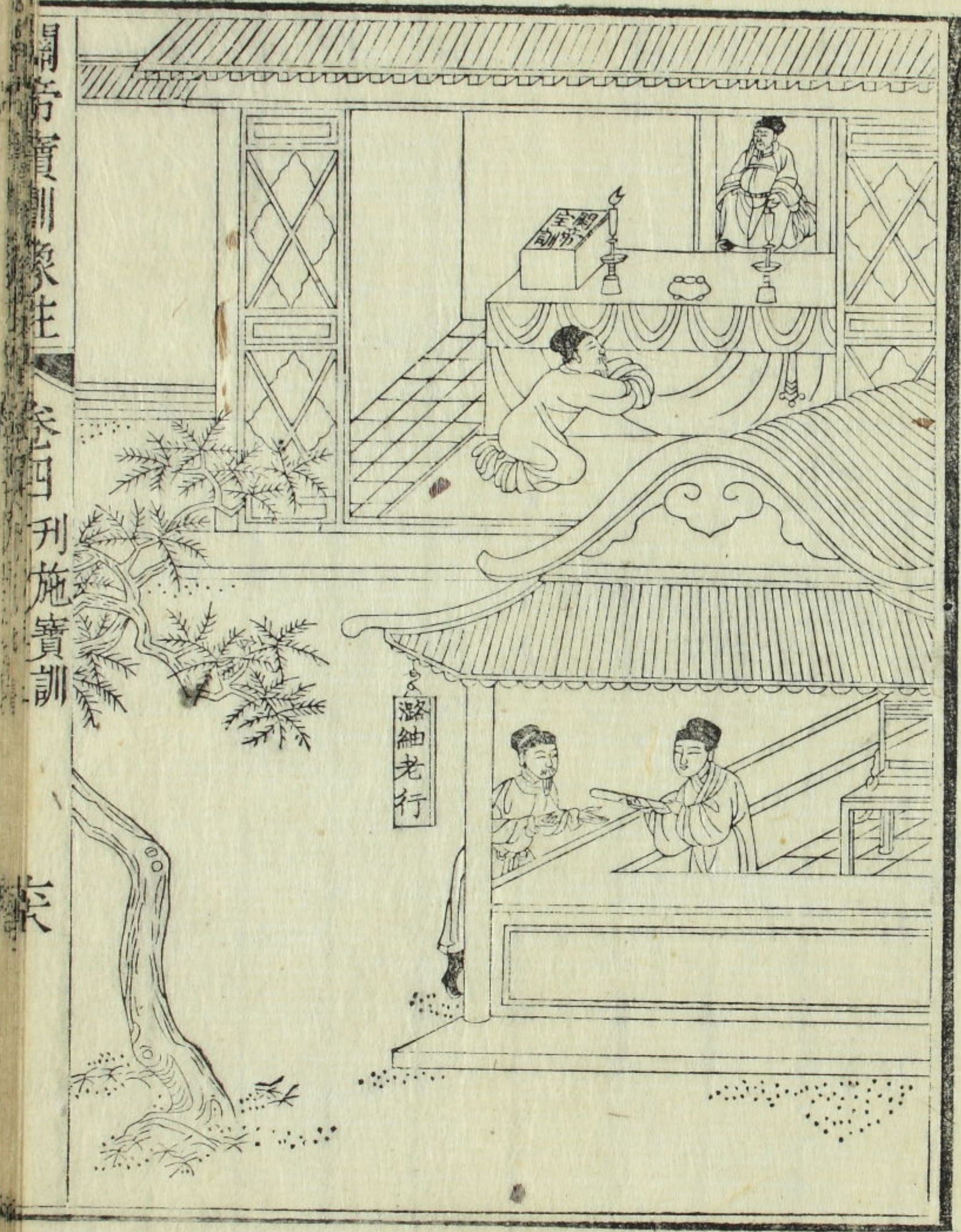


明萬歷初。宦官馮保柄國。門下人徐爵仗勢爲惡。握進退之權。得罪朝廷。忽夢一神人。長四寸。呼之曰。爾惡深重。禍不遠矣。爵哀懇求免。神曰。作速廣行善事。則可轉禍爲福。爵不悛。尋伏法。

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

**增論** 聖帝神明普照。鑒別忠奸。禍惡福善。其所以警惕世人者。已不啻耳提而面命矣。而猶恐世人無所遵奉以行之也。於是大發慈悲。特作此篇。以示人。其所以故爲是淺近之語者。亦望人之淺而易奉。近而易行也。然言雖淺也。而其義甚深。言若近也。而其旨甚遠。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嘗不淺近而易行耶。又何嘗不深遠而終身行之不能盡耶。果能奉行則身可以修。心可以正。其爲益誠大矣哉。世人皆知敬帝。其亦奉帝之斯語而勉強行之。以自益其身心。斯爲實能敬帝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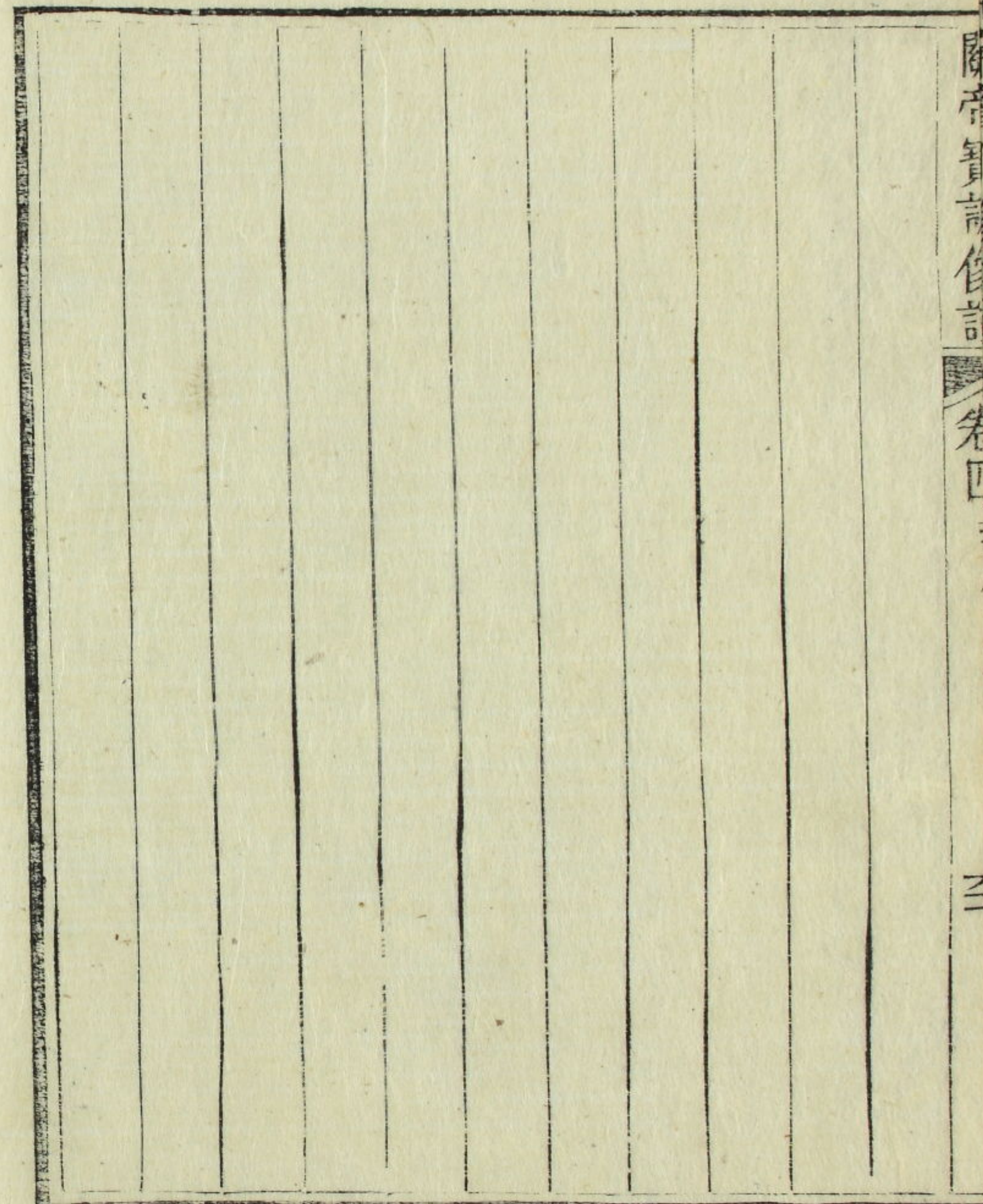
關帝實訓像柱

卷四 刊施實訓

案

關帝實訓像柱

三





徐踐義長治人。販路紬至京。見關帝垂訓語。敬信之極。每逢朔望。誦謂大有裨於身心。不敢慢視。一日接家信。知其母得癱症。不能起牀。義許刊施。帝訓萬張。祈母病退。遂於京中印施。甫施完。將起程旋里。又有家字。言母病已愈過半。及到家。竟霍然矣。

戲侮吾言。斬首分形。若能持誦。凶消聚慶。

〔增論〕

關帝之威靈赫濯。凡域中海外之人。罔不欽敬。

孰敢戲而侮之耶。但恐狂悖之徒。不知敬奉實訓。或有戲慢之者。所謂侮聖人之言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敢侮聖言。其從逆可知矣。從逆之凶。將有殺身之禍矣。雖不必顯汗。關帝之寶刀。而斬首分形之慘。暗中定有主之者。也。若能反戲侮為敬信。持而奉之。誦而習之。身體而力行之。則惠迪之吉凶氣全消。吉神擁護。將見慶聚於其身。聚於其門。無所往而不善。即無所往而不有餘慶矣。人奈何不持誦實訓。而顧敢戲侮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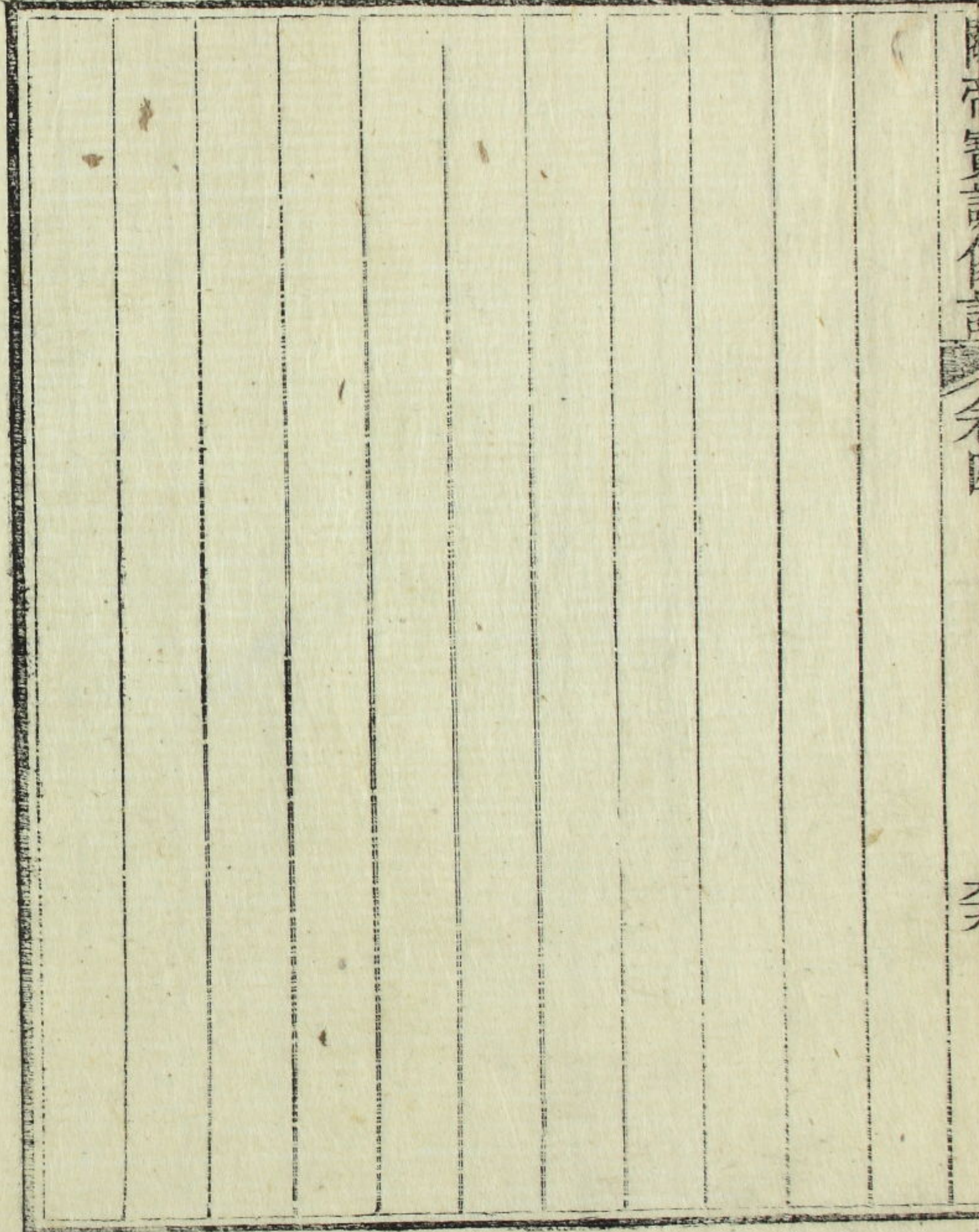
關帝實川象注  
卷四 侮神殺身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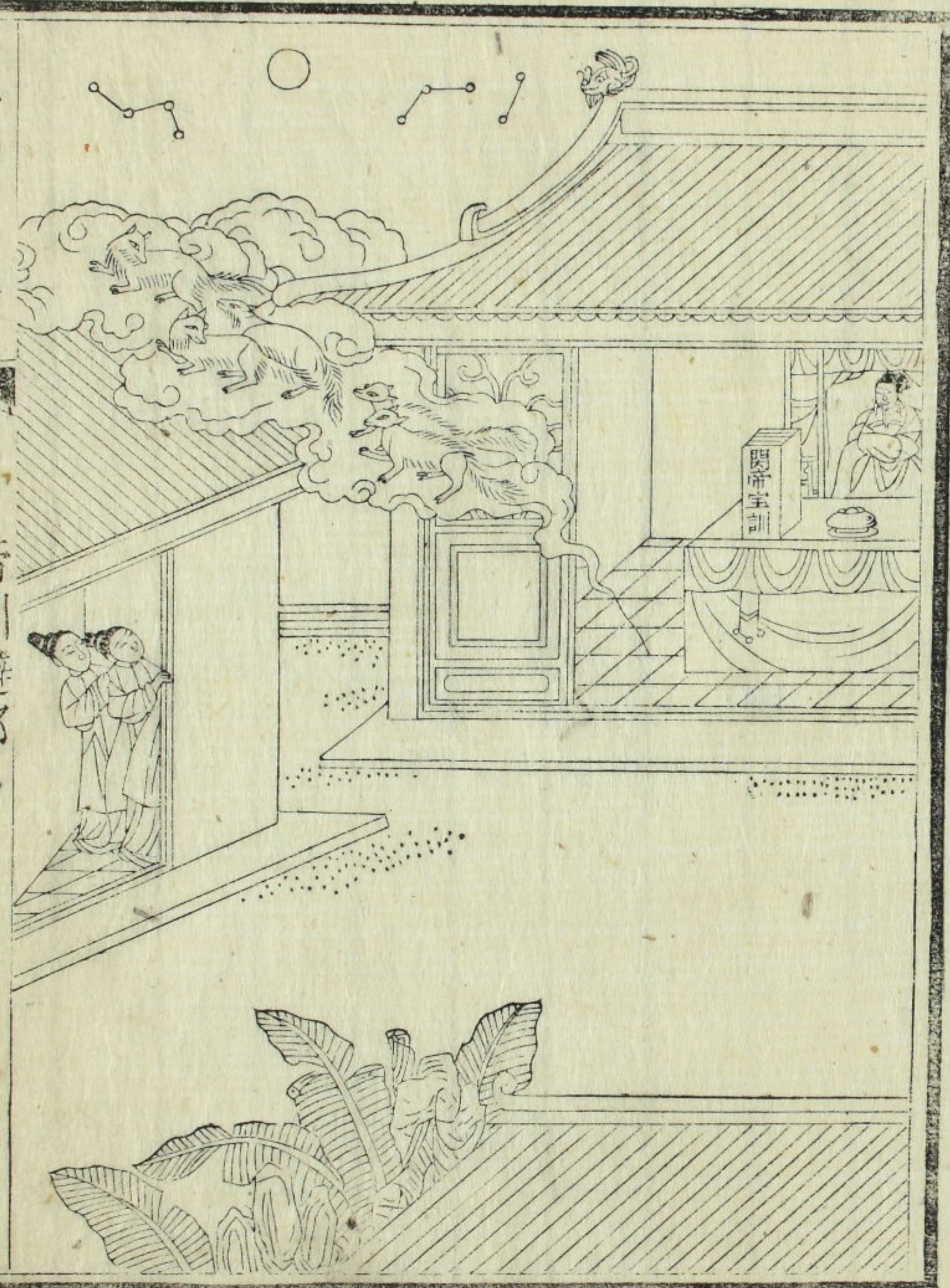
關帝實川象注

主





關帝實錄卷四  
 蔡貴榆林衛人在總戎標下當兵。性暴膽粗。不知敬神。一日往鄉村查奸宄。飲醉見道人聚會念經。貴醉問曰。所念何經。道人答曰。是關帝經。貴大怒曰。關帝那有經。你不過將關帝說我。遂搶經在手。扯碎地而去。衆道人駭然曰。此人雖是酒醉。將來必有惡報。未半月。寇犯界。貴隨主將往敵。被寇槍刺而死。



關帝實錄卷四 帝訓避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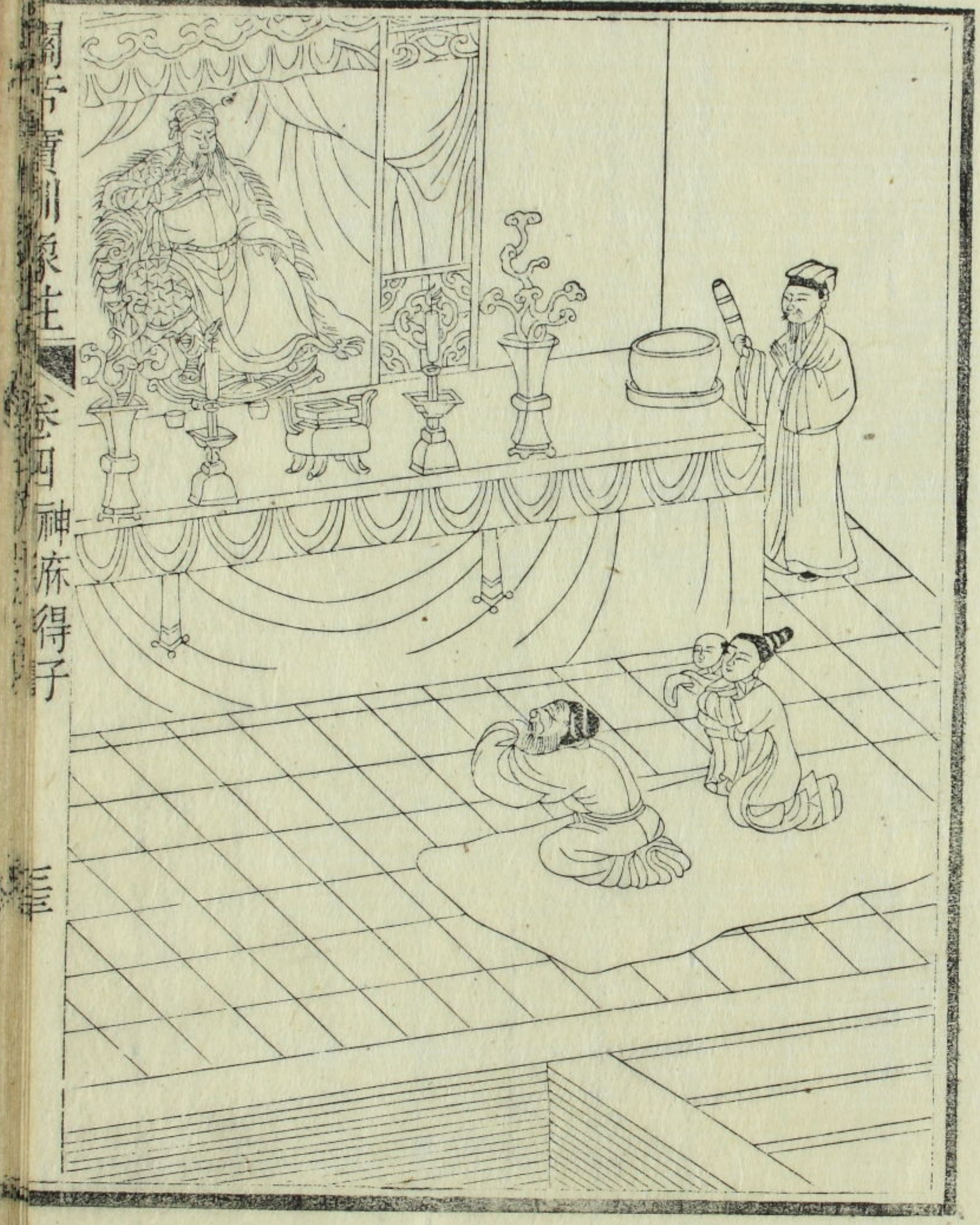


錢盈順天人。貿易爲生。最敬。關帝。凡有疑難事。不算命。問卜。但趨正陽門內求。關帝籤。以決行止。一日移居鄰。言此房甚凶。夜有狐魅弄人。盈不答。於堂屋內掛。關帝聖像。桌上供。帝寶訓文一冊。晨起焚香。跪誦一遍。僕婦見許多狐魅。乘月色遁去。再無影響。且事事順利。人皆謂敬。帝訓之報焉。

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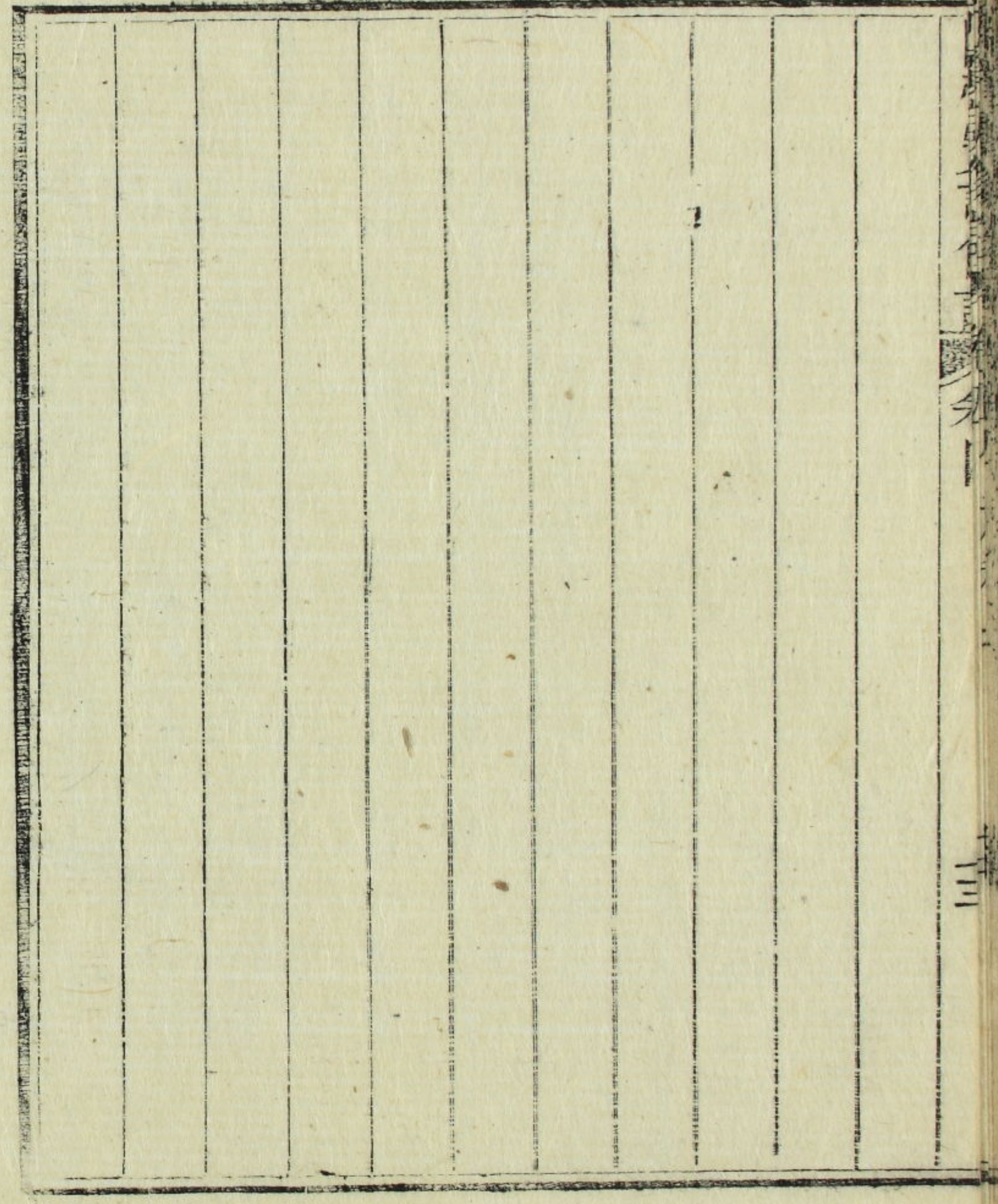
增論子孫福壽果有定者耶。抑無定者耶。若謂無定。命數之理。確然有之。若謂有定。轉移之機。顯然見之。蓋有定者。天而無定者。在人。也。天定固可勝人。人定實能勝天。亦顧人之能求否也。求之之事。雖不一端。而總不外乎修善。若能遵行。帝訓。勉力修爲。善行日多。福報斯集。欲求子。則螽斯振振也。欲求壽。則耄耋綿綿也。欲求富貴與功名。則財源滾滾。而聲施赫赫也。任舉諸福。竟無一之或缺者。然後知不患天命之有定。惟患人事之不修而已。





關帝廟神像  
神麻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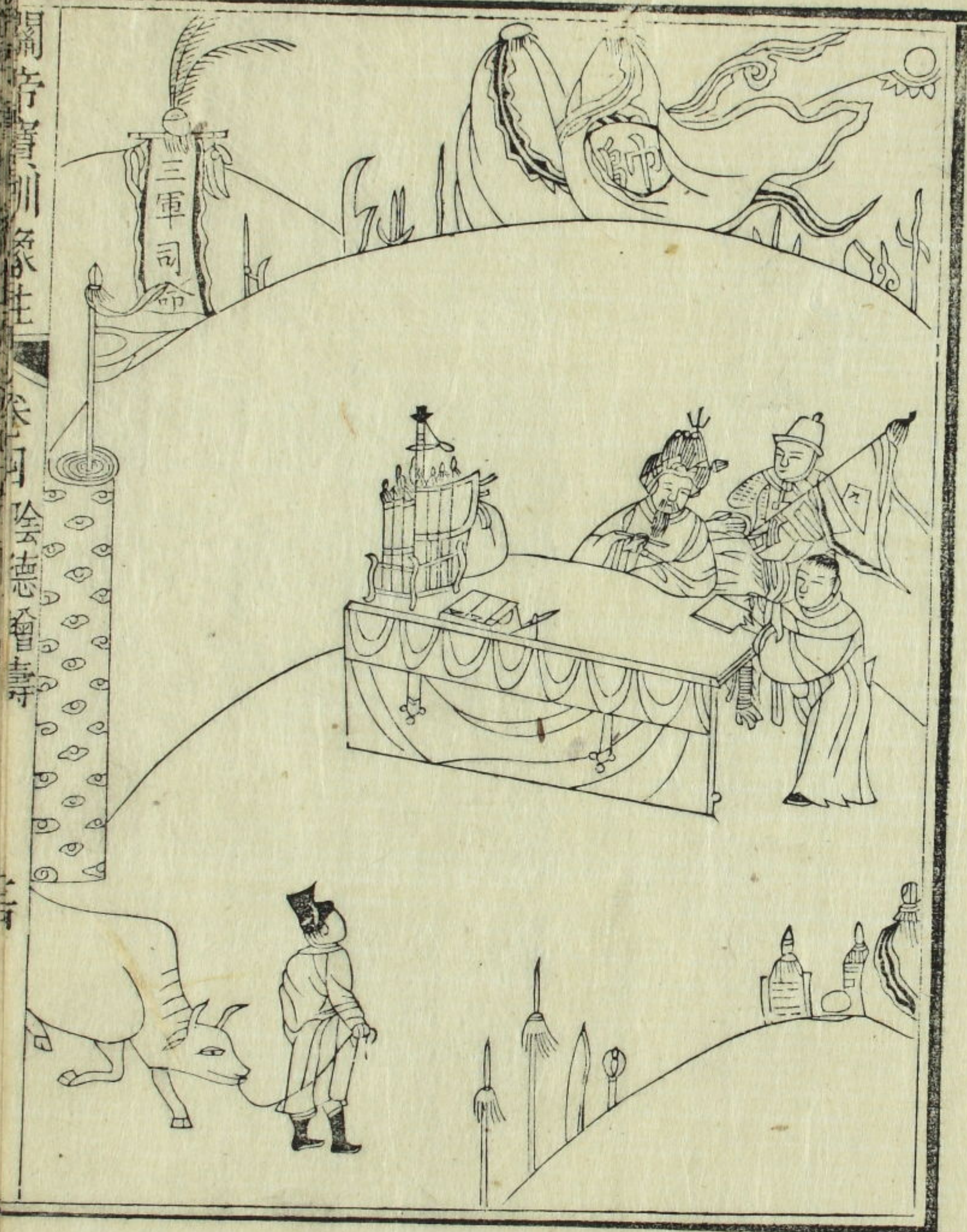
三



關帝廟神像  
神麻得子  
三



王開祚涿州人。家道殷實。六旬無子。村中有關帝廟。祚逢朔望。供獻求子。廟祝曰。凡人絕嗣。決非無因。汝自今修省。必行事可以告帝。而後求。有效也。祚曰。然。因思帝以忠義而神。忠義固非易稱。隨分自應勉力。凡遇親朋中。有窘處險處。則仗義慨助之。又倡義共助之。每逢朔望。將所行某事。登於冊。供帝座前。甫年餘。即生一子。享壽七十有八。猶見子食餼於庠。



關帝聖訓像註

卷四

七



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震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強之。至蜀。以主帥履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問其所以。庖人曰。酒三巡。例進玉筋羹。法取牝牛。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為饌。震亟走。白父。索食。脾判免。此味又乞判。永字於上。既而夢神告曰。汝有陰德。不但免天。可望期頤。後享年九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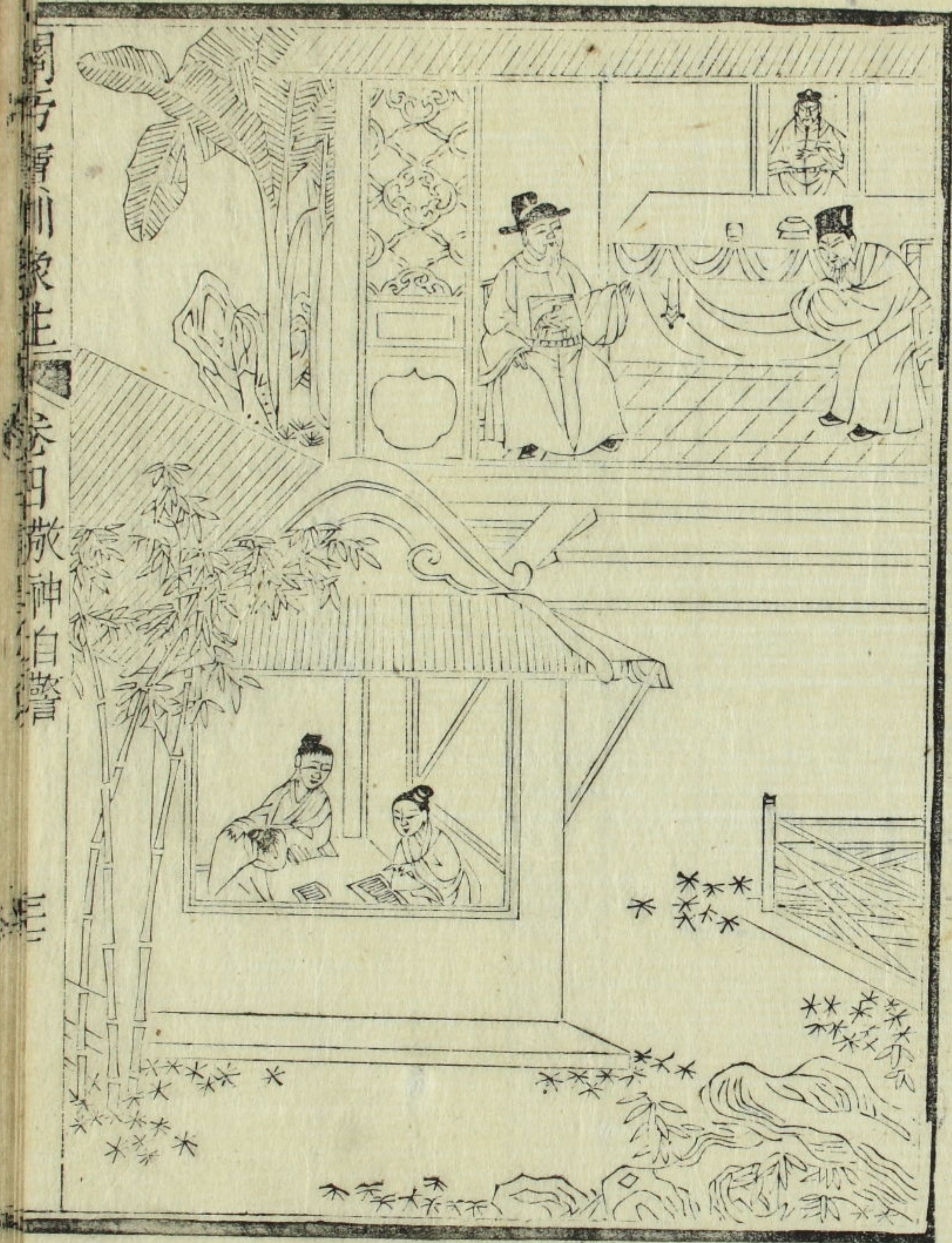


吳子芳大興人。祖父兩世俱以貿易爲生。至芳更盛。每自歎曰。吾今雖富。不過享庸庸之福耳。曷若後人書香蔚發。爲朝廷用乎。因計所入財。除家用外。盡行施濟。爲文禱於關帝。但求保佑後人爲讀書種子足矣。後生二子。一以拔貢作學博。一中舉人作邑令。後世功名。竟綿綿不斷云。

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福。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唯善可致。

增論世人有不如意之事。則思祈禱焉。祈之而不應。初猶以爲心未誠也。再竭誠祈之。或仍然不應。則鮮不以爲天至高難憑。神至幽莫測也。而獨不見夫善人乎。凡意中所想之處。不移時而獲之。卽意外所未想之處。亦因類而獲之。而且纖禍不萌。如雪之融融而消也。嘉祥旋至。如雲之重重而集也。何諸福之皆備歟。亦惟行善可以致之耳。彼不知爲善而妄有所祈者。則何益之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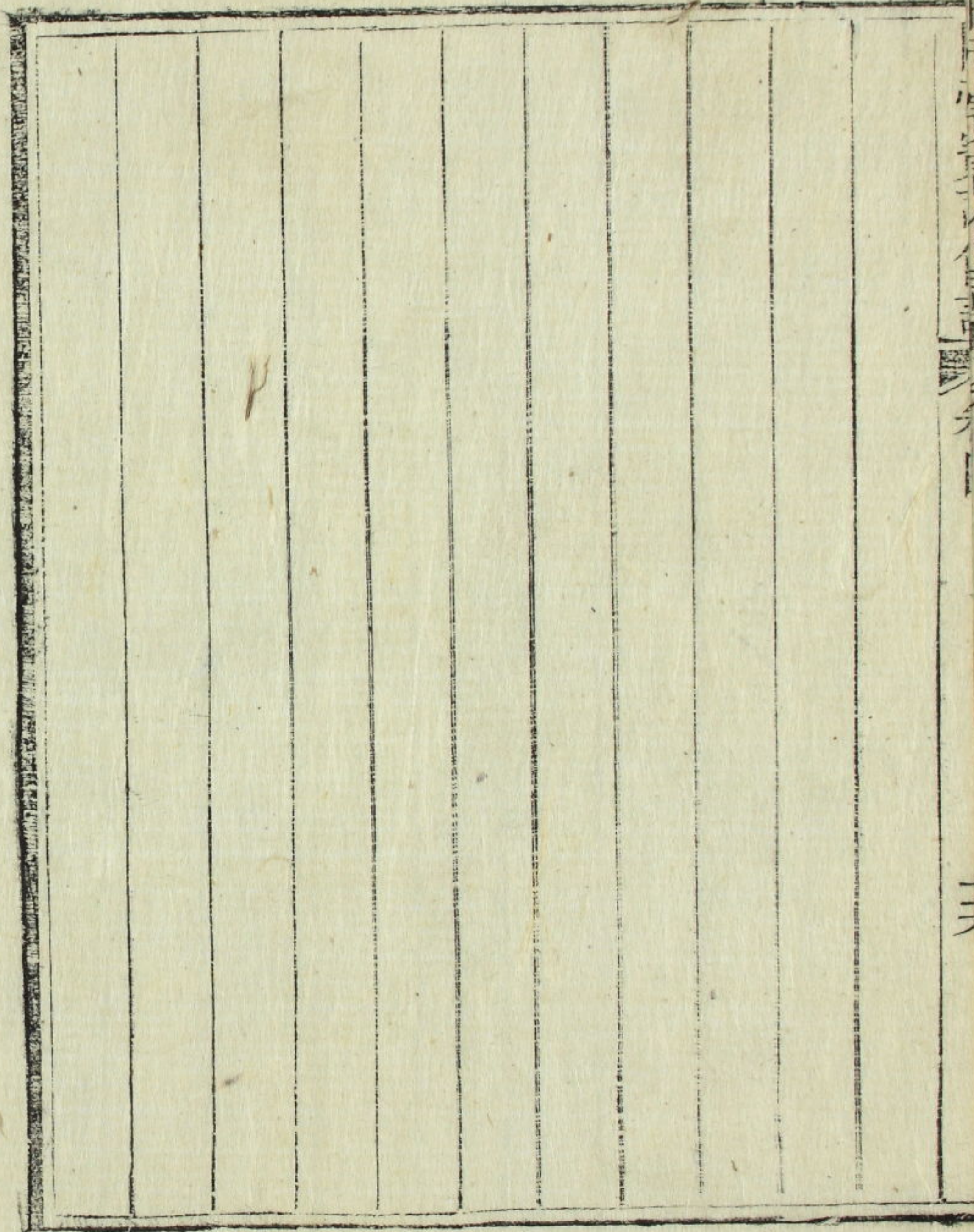




關帝廟

敬神伯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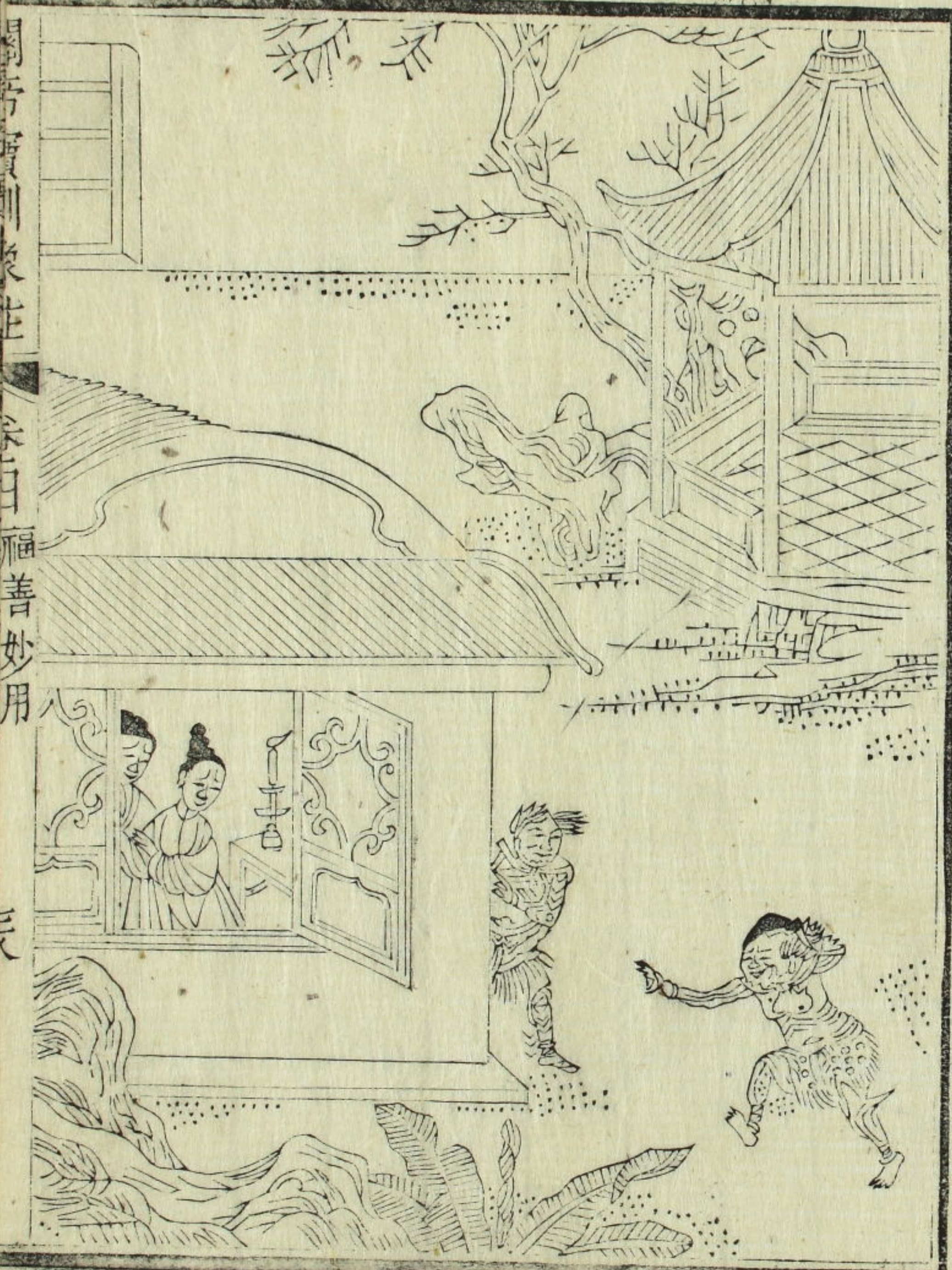


關帝廟

三



崔瑋福州人。館於巨紳家。書房中供一關帝像。東翁日夕來焚香。默言移時方去。瑋問曰。翁叩關帝有所祈乎。答曰。向所祈者。第一求毋康健。次求諸子學有進。再次求人口平安。和氣聚於一庭。已蒙帝佑。皆得如願。復何祈哉。我今之默言移時者。乃將日間所行事告帝。借此自警。以冀善多而惡少也。瑋歎曰。翁如此修善。何禍不消。何福不集耶。後東翁富貴壽考。家門大盛。



關帝誦誦傳

卷四

七



國朝張公諱廷琛大興人事親以孝聞移寓天津捐資建義學立義塚復設廠賑粥以濟貧困歲以爲常授府通判因母老不赴選壽六十七與妻沈夫人無疾同日而逝子釗授懷慶太守諸孫繁衍鄉黨咸謂善人之報其更報之奇者初公之甥由閩藩罷任歸假公別墅蓄二妓其夕忽有鬼作厲使二妓不得臥遂移寓駱家後事敗被叅欵及妓事駱姓株累破家向使公之別墅不有鬼逐二妓則駱姓之禍公受之矣噫鬼神福善之妙用豈人之所能測耶同里凌熙績記

吾本無私惟佑善人衆善奉行毋怠厥志

**增論** 關帝高明配天精忠貫日神靈顯應迥倍尋常寧有纖毫之或私歟而獨於善人則若或私之者蓋帝之在世扶正除奸賞善罰惡神之在天猶如在世凡遇善人上悅帝心暗中嘉與默輔惟勤多方愛護禍去福臻豈帝之有私於若人哉亦惟其善之是佑耳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故欲求帝佑者不在享祀以祈禱惟在衆善之奉行無論善端之大小善事之難易胥虔奉而勉行焉則衆善日積而日廣矣而最可患者奉行之志不專則怠忽之念猝起日日爲善而一日違善卽怠矣時時修善而一時遺善卽怠矣



怠則厭而思廢。日即於下流。而不知何所底止。悲夫。  
 關帝深慮於此。故於寶訓之終。自言無私。又言佑善。而  
 更申言。力行勿怠。其詞懇懇。不惜剖肺腑。以示之。其意  
 惓惓。不啻垂涕泣。而道之。凡我世人。若能仰思。關帝  
 訓世之苦衷。而勉善以自修。帝斷未有不默佑之者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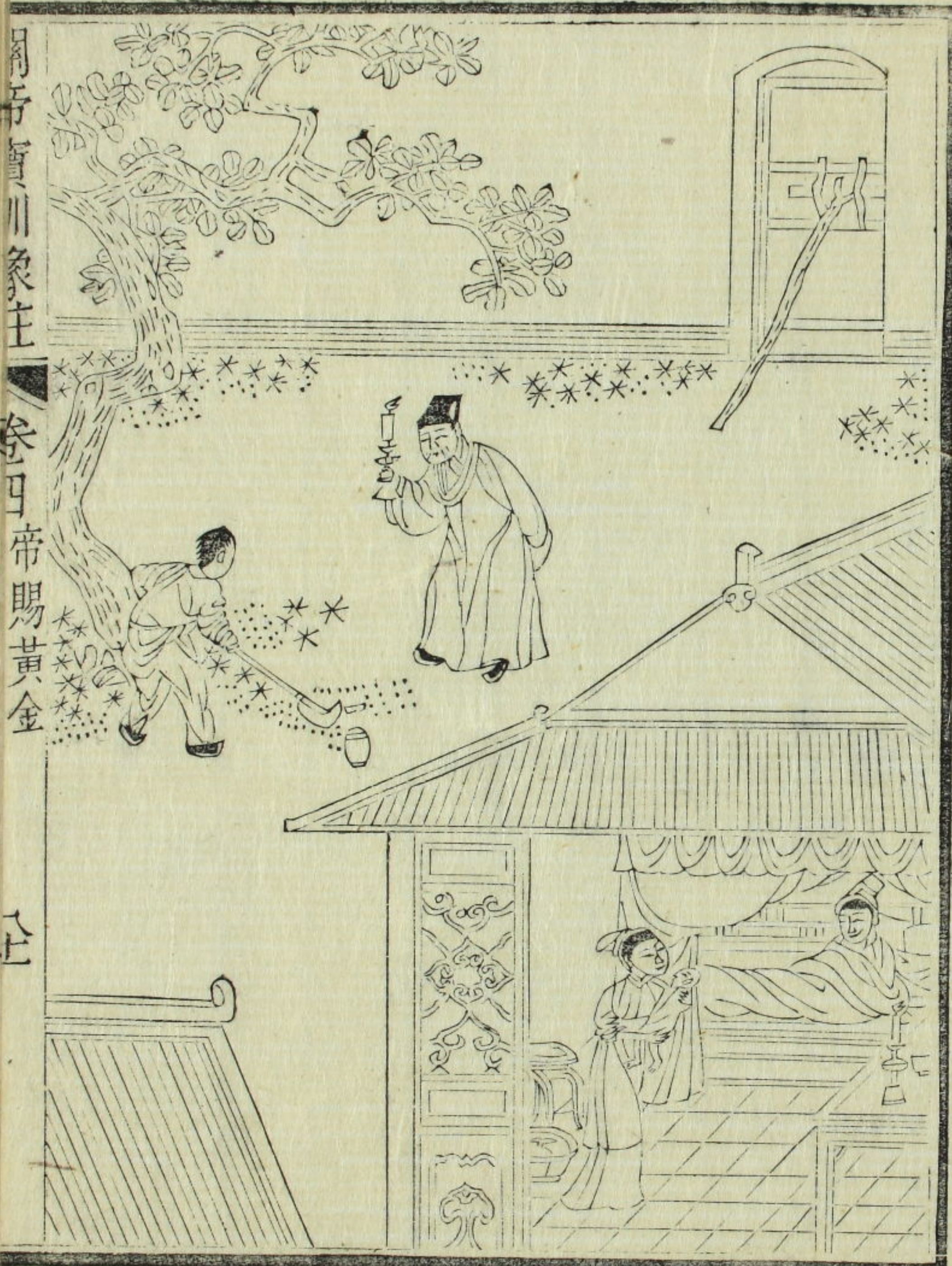


關帝實錄

卷四 關聖勾免



明于保解州人。萬歷初補戍雲南騰越州。其妻王氏在家  
 孝姑頗通文義。將粒作信。香日夕禱。關聖前誦詩曰。信  
 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恨入蕭關。後歲餘  
 于保在伍。晚行遇赤面長髯人。呼保曰。爾婦孝姑虔。爾欲  
 歸養母乎。保答曰。欲歸。乃呼令揪馬。馳行獵獵風聲。已落  
 平沙中。知是解州城外。因抵家叩門。王氏與姑驚疑。保道  
 所以。方出迎。抱哭隨詣。關聖廟叩謝。明日赴州言狀。移  
 文騰越州查之。保僅離伍一日。而伍簿上且有 關聖勾  
 免四字。保自此遂得免戍。



關帝廟神像誌

卷四 帝賜黃金

八



關帝實錄卷四  
明李準濬縣人。天啟年間開雜糧店。貲本僅千金。好行善。約善友七人。結一矜殘會。凡丐人口啞目瞽足跛以及老病奄奄者。皆破格施濟。七人各持疏募金。多寡皆供於關帝前。以明無他久之。六人以賄累難支。次第辭去。準乃虔心奉行。家貲賸盡。終無怠志。但泣訴於關帝。祈暗中庇護。一日準生子。掘地理胞衣。得黃金十錠。前辭會六人聞知皆赧然曰。此關帝之賜也。

關聖帝君曰。日在天上。心在人中。人之不愧為人。惟在正心。世特未之覺耳。

帝君之功德。奚待某言。而其所以正人心者。則自警世文。教孝篇。規忠畧。戒慾編。改過論。醒世寶訓。渡世寶筏。之外。又有覺世經一編。慈勸醇諄。至為切近。覺世經繡像註本。向為某戚伊協戎克坦布所刊。可謂得正心之旨矣。無如賢知者對之泛泛。庸愚者視若茫茫。惟伊公信受奉行。叠蒙

顯庇。某特依原註重刊。惟期廣為流傳。俾世之讀是書者。以此正心。卽以此為人。天日昭昭。有不荷帝君默佑歟。至於



帝君之靈感。書不勝書。謹錄其近事之易徵者如左。

嘉慶六年。京師久雨。墻垣坍塌甚多。京西玉泉山。昆明湖。水連長河。突於六月間。漫溢河堤。萬萬不能堵禦。外火器營建近河堤。時旗民數千戶。正在號呼之際。忽見

帝君顯示神像。河水頓消。此億萬人所目覩也。

嘉慶十八年。天理教匪。據滑縣。官軍以地雷轟城。戰至三鼓暫息。城外有賊匪數千。突入鏖戰。昏夜中。兵賊莫辨。忽見古廟中。火光燭天。官軍乃殲賊淨盡。天明往視。始知爲

帝君廟焉。此見靖逆記篇中摘抄。

嘉慶十八年七月。

睿皇帝駕幸木蘭。行秋獮禮。九月十五日。教匪潛入

大內。時

成皇帝方在青宮。鎗斃二賊。餘賊將欲縱火。忽迅雷暴雨。震殛數賊。墮之御河。電光中恍惚見

帝君顯像雲端。賊乃股慄。不能奔竄。就擒者不計其數。餘眾悉平。此見 國朝盛事錄篇中摘抄。

道光七年。回逆張格爾肆擾。官軍困之鐵蓋山。十二月除夕。賊衝圍攻擊。大肆猖狂。忽紅光燭天。賊望見帝君威容。大懼就縛。此震懾中外之靈感也。

附錄 伊克坦布。號存齋。正藍旗人。現任貴州清江協



副將。歷次出師滑縣。雲南。貴州。等處。俱得戰功。又出師廣東時。手自點砲轟擊。夷。適因炮炸墜水。旋見紅光護體。援救得生。後獲勝仗。蒙

恩賞戴花翎。此素奉

帝君之靈應也。

道光庚戌孟冬。長白繼峯志魁。不揣序於省心齋

關聖帝君親降鸞筆警世文

帝君曰。今見京師。人心風俗。日就頹靡。而吾憂民憫世之心。隱然勃發。因奉

玉旨。取文昌功過格增而行之。以化世人。前於四月十五日。赴瑤池宴。遇呂冷諸仙。言及壇中周生大倫。吳生可師等。殷殷虔誠。積久不倦。故特降於此地。乃吾一片濟世救人之婆心也。不意世人有非而議之者。嗚呼。人心習俗。尙可言哉。不忠不義。不孝不弟。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聖言。遇人則以無稽之言爲新聞。席間每以閨闈之說爲妙語。稱富貴則拋姓。提君子則呼名。傲慢無知。恃才妄作。作揖則腰如鐵柱。侮長欺尊。叩首則頭似金



槍越禮踰分。處豐亨則日就華靡。不計家中升斗。論人品則多生嫉妬。每求賢士瑕疵。笑無趨有。恬不知羞。竟無人挽其氣習。人面獸心。伊於胡底。並不指出迷津。喪事用鼓吹。以人死而爲樂。冥壽演雜劇。忍害理而不哀。奢侈成風。何怪乎人貧財少。天良喪盡。乃尙求富貴榮華。有過則多方文飾。不喜人規。作惡則自謂得計。良言轉怒。唆鷓蚌之相持。就中取利。囑權要之偏聽。假威害民。口似懸河。滔滔者無非妄誕。筆如握椽。澁澁者安有佳文。尙曰先民是式。擅敢評古論今。自誇才學無雙。不過眠花宿柳。遇正事則抽身退避。惟恐鮮血沾衣。再不。然則公報私讐。徒逞睚眦。小忿。交明友則欺心似箭。以

咏

爲可擾之家。再不然則蜜口如飴。未見久要之誼。小怨不釋。常懷報復之私。囂囂然以古人自待。稽其語無非攻訐陰私。岸岸然與昔賢爲徒。考其行都是損人利己。棄父母而不顧。利慾薰心。乖手足而相戕。門墻鼎沸。嘴同豕木鳥尖。從生來而卽銳。心似黃蜂針毒。每觸物而便傷。每年觀吾兒所奏。問官事。問功名。問謀財產。無一箇問及陰陽果報。一月計周倉所稱。許掛袍。許送對。許修廟宇。無一箇許刻勸善經文。人心風俗。大抵如斯矣。盡其奸險。萬言莫罄。決洪澤之湖。不足以洗其澆薄。罄黃河之水。不足以蕩其凶污。我之來意。蓋爲此也。今我在壇。宵小尙狂言評議。如我去後。顯蒙將何日回頭。然



我終不忍以禽獸待人。故不惜誥誠諄諄。尚願諸生之悔悟。言詞懇懇。猶冀殘燭之復明。上體

誠

玉帝之心。下慰聖主之意。懇懇勤勤。一字一淚。悲悲切切。一句一珠。及早回頭。放下屠刀。成佛果。速當猛省。撥開雲霧。見青天。言之者痛心。讀之者刻骨。倘見此詞而不悟。真是惡魁。聞此言而不傷。弗若禽獸。頑石有點頭之日。何以人竟無靈。螻蛇有聽經之時。何以人不如畜。良心雖死盡。尚有一隙之明。天理縱全無。豈無再生之路。改。改。當以人形自待。思。思。不妨晝夜提撕。三十條之言。過言功。乃時人苦口。醫石。數千言之教。孝教弟。誠百代規矩準繩。高明固當奉之為楷模。愚魯尤宜尊之為

騰

法守。論道理則不言禍福鬼神。正人心則須講災祥報應。凡有遵而行之者。一年不懈。加功一級。十年不懈。延壽一紀。他如瘟疫流行。作善者必能逢凶化吉。若求功名子息。遵奉者自然如意遂心。若有口是心非。以及妄加毀謗者。天火地火。人火為殃。鐵鞭金鞭。虎鞭並至。天必不肯留之地。必不肯載之。將試青龍偃月刀矣。爾等當作頂天立地男兒。勿作自暴自棄凶子。予之所厚望者也。諸生其戒之勉之哉。

信官志 魁敬送



